



和  
1.601  
12止





明和6  
1601  
卷12止



劉子全書遺編卷之二十四

邑後學 沈復粲 編輯

附錄二 蕞山歷任始末 誥命 世譜 行實

明神宗皇帝萬曆六年戊寅歲正月二十六日戌寅日卯時

先生生於水澄里以五月遺腹稱孤 戊寅乙卯  
戊寅乙卯

丁酉歲先生年二十春二月補郡文學是秋舉浙江鄉

試第四十六名

辛丑歲先生年二十四登進士第一百二十九名殿試

三甲第五名張以誠同榜放榜之明日太夫人終於

家丁母憂歸

初任行人司行人大父兼峯公年老告終養歸隨卽承

重



二任以政府葉向高太宰孫丕揚巡撫高舉巡按王弘基交薦起補行人司行人時與顧端文憲成高忠憲攀龍等講學東林書院以名教是非為己任適淮撫李三才罹墨榜讒邪之言輻輳指摘東林欲立奸黨碑先生大為國是憂上書陳本末羣小畏惡之遂飛章攻先生先生告病歸

三任鄒元標惠世揚方震孺張慎言交薦陞禮部儀制司主事

四任陞光祿寺寺丞

五任陞尚寶司少卿

六任陞太僕寺少卿先生見逆奄魏忠賢與客氏內外交關專權亂政志不得行告病回籍

七任陞通政司右通政上章劾魏忠賢客氏悞國大罪奉旨革職為民

八任起陞順天府府尹請告回籍

九任枚卜閣員召對不稱旨陞工部左侍郎時首相溫體仁傾側事上亂政錯出復修黨人之隙將啓門戶之爭請告回籍途次復上疏陳時事糾體仁革職為民

十任特旨起陞吏部左侍郎

十一任陞都察院左都御史時給事中姜琛行人司熊開元上疏論列首輔周延儒奸邪貪黷得罪下詔獄先生因召對力救之并面劾延儒罪狀懇懇不已上怒責為偏黨傳旨下法司治罪時輔臣蔣德璟奏先



生年老請上寬宥乃改詔革職歸里明年三月闖賊李自成犯闕京師陷上投繯殉社稷先生聞報括髮徒跣哭廟草檄荷戈倡義勤王

十二任福王監國南京改元弘光起復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晉階榮祿大夫加太子太保時四鎮高傑劉澤清黃得功劉良佐狡黠跋扈擁兵咆哮勳臣劉孔昭柳昌祚閣臣馬士英逆案阮大鍼朋邪誤國亂政國讐君讐竟置不問先生各疏糾之羣奸各以疏攻先生先生以國勢日促不可挽回忝列大臣義難受辱遂拜疏請告予馳驛歸里詔給登極恩典曾祖以下俱贈如先生官廕一子

乙酉五月南都復失諸大帥盡散報至先生慟哭曰此

予正命時也遂絕粒僵臥榻間者二十二日勺水不入口者十有三日書遺命辭先塋正衣冠從容就義而死八月殯於會稽鳳林山考妣墓側遵遺命補廬墓也越三年戊子十二月初七日遷於會稽下蔣之原暨章夫人合葬於考妣舊壙

己丑監司王公爾祿郡丞吳公勉山陰顧公子咸及越之門人弟子共議立先生神位於古小學證人堂爲專祠定春秋祭禮



禮部儀制清吏司添註主事劉宗周并妻勅命一道  
 奉開百士清吏司添註主事劉宗周并妻勅命一道  
 天承運  
 皇帝勅曰朕敷求舊德翼贊新猷惟是南宮舍人古稱秩  
 清妙選特以識見精通詳練故事者處之矧嗣服以  
 來數舉大禮而能詳雅無闕其有光仙闈可知已爾  
 禮部儀制清吏司添註主事劉宗周志節堅貞風規  
 高朗人茲掄秀匪特蜚英幸采茂著清華况味屢甘  
 恬退東山清沐十法於茲陋巷傳經一瓢自若廉頑  
 立懦言談標理學之宗瑰意特衍丰骨出塵埃之表  
 爰從特簡晉陟奪官賜筭禮闈拔書南宮其議論

戴山先生誥命

禮部儀制清吏司添註主事劉宗周并妻勅命一道

奉開百士

天承運

皇帝勅曰朕敷求舊德翼贊新猷惟是南宮舍人古稱秩  
 清妙選特以識見精通詳練故事者處之矧嗣服以  
 來數舉大禮而能詳雅無闕其有光仙闈可知已爾  
 禮部儀制清吏司添註主事劉宗周志節堅貞風規  
 高朗人茲掄秀匪特蜚英幸采茂著清華况味屢甘  
 恬退東山清沐十法於茲陋巷傳經一瓢自若廉頑  
 立懦言談標理學之宗瑰意特衍丰骨出塵埃之表  
 爰從特簡晉陟奪官賜筭禮闈拔書南宮其議論



無屈李翱之詣硬性生決斷隨機休源之儀章獨誦  
實乃名德文章之首詎止圖詳終而之可是用覃恩  
授爾暫承德郎錫之勅命夫士大夫肩負弘鉅氣骨  
為主澄之則愈堅穢之則頓仆世之波也緬懷辭玉  
飲泉之事良用慨然而或涇刻不適於用又以爲闇  
大體爾之志操有聞矣睹頃所建明皆禮教之大者  
也操可挽頽風才能濟紛難朕於爾將重昇焉欽哉  
勅曰詩有之終窶且貧室人徧譏夫非賢夫夫也歟哉  
而憂心殷殷所傷實多乃若短布自甘顯晦不易庭  
屏間有士行焉真同心之良匹已爾禮部儀制清吏  
司添註主事劉宗周妻章氏毓自高門歸於詰士安  
貞叶度門無出閫之言靜好宜家室有如賓之敬哉

甘滑以奉寡姑斷機絲而佐遠志十年在野似甘偕  
隱於鹿門一日還朝彌切襄廉於羔素以爾玉潔膏  
鮮之媛是成蘭香樺燼之英茲用封爾爲安人祇膺  
翟芾之華益勵雞鳴之敬

天啓元年 月 日

太僕寺少卿劉宗周并妻誥命一道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士茹荼若薺孤行出於天性其服采於朝無往  
而不得其談卽循資之擢猶惴惴焉弗克勝是懼斯  
豈非行苦志甘介守而卓軌者哉爾太僕寺少卿劉  
宗周世家名士震代清人早射策於大廷乃牽絲於



使署六駟采振四牡光生爰進錦窠之班綽有春官之望朕聞爾不因人熱惟適所安素食布袍三月不知肉味敝車羸馬廿年猶是書生屢疆圉多事之時思文武壯猷之士半遷卿月托以房星庶幾我馬斯天不臧行矣在師中吉而爾堅持雅操力謝新組暫棲萬壑之松風仁作九天之柱礎是用覃恩授爾階中憲大夫錫之誥命於戲隴蜀鼎樞竿頭更進身家妻子牙燾無光平時將相可斗量有事英雄爲誰用爾得無憤然於衷乎惟不愛功名之士可共功名青絲絡頭爲君老朕遲爾久矣欽哉

制曰肅肅太僕車馬斯供鏘鏘和鸞駕彼時龍子大夫之職也明星有爛將翺將翔則亦其賢內助之力也從貴胡可靳焉爾太僕寺少卿劉宗周妻章氏清第毓姿璧人儷美少君以德入門高提汲之風范汪早孤篝火藉機絲之業爾夫甘貧透骨黃腰仍白面之容爾亦志勵飲冰服縞佐委蛇之節官方克贊宮事倍敦襄此驕黃時惟雞傲茲封爾爲恭人婦儀合德於清高珈翟揚芬於伉儷

天啓四年三月 日

順天府府尹劉宗周并妻誥命一道 奉

大承運

皇帝制曰朕肇建儲闈弘敷慶澤自郡邑長吏其以治行奏異等者咸與褒嘉劄大京兆位班卿貳首奉條詔



率先諸屬而又得端人正士振耀朝廊羽儀邦國其可不以璽書旌之爾順天府府尹劉宗周純忠峻行亮節清修學古不悅紛華直希資聖盟心獨嚴衾影可質神明卽其筮仕皇華矢臣心之如水晉司彤伯洵夙夜之惟寧符璽昭明信之誠駮乘塞淵之德官評具美物望攸歸所至必有建明發言堪爲世則學宗正脈黨名鐫元祐之碑氣奪奸謀銀臺基白馬之禍強而不變窮且益堅不辭過涉之凶幸保幽人之吉際日月之再朗應弓旌以重來入有嘉謨還多讜論憂國愛君之語發於至誠牧民撫衆之猷更資碩畫有臣如此庶士則之是用覃恩授爾階通議大夫錫之誥命於戲爾今品秩雖崇其所職者猶有司之

事耳於今人才尚詘邊警日聳朕心焦勞無時不咨咨也爾尚篤初忱益勵赤心朕之知爾則又豈在半通之綸爾其勗哉

制曰臣有秉節勵行操持清嚴以成其品而居其室者能宴然安之無幾微欣厭之想則其志亦可徵矣豈謂女德不外見哉爾順天府府尹劉宗周妻累封恭人章氏柔嘉爲德端淑其儀來嬪儒宗卓稱女士宵春曉汲豈辭操作之勞我佩子黻未改縞綦之素一掃薄俗浮靡之態了無貴室驕汰之風紉績以爲生不織絞綃導靡糟糠以自老寧從屢屨與歌身雖互換於窮通亦且備嘗夫艱阻而淡薄如一寵辱不驚斯固翟禕之清臣抑是閨闈之良友是用覃恩封爾



為淑人錫之誥命篋無長物惟留燦燦之絲綸飾匪明珠其羨煌煌之珈拂

崇禎三年四月三十日

劉戡山先生世譜

世表

始遷山陰之祖

文質 <small>元成宗大德中以才</small>	瑞卿 <small>始分大宗</small>	瑞吉 <small>始分小宗</small>	子芳 <small>號芳齋三子</small>	謙 <small>號謙齋進承大宗即大支</small>	瑾 <small>號遂安孝子即二支三子</small>	玘 <small>號素菴四子</small>	子名絕	訓支 <small>號日涉即三</small>	子四玘
一世 始祖	二世 榮字	三世 華字	四世 富字	五世 貴字	六世 金字	七世 玉字	八世 滿字	九世 堂字	十世 慶字
辟山陰縣幕官始遷居山陰水澄里二子									
鐸 <small>號怡軒以孫棟貴贈兵部</small>	濟 <small>號守直三子</small>	槩 <small>號茅山以曾孫貴贈都察</small>	輝 <small>絕</small>						

劉子全書遺

卷之二十四世表

八



右侍郎卽老  
大房三子

鉞號養拙卽老  
三房

澤號守愚遷居  
新河以子貴  
贈兵部右侍  
郎  
漢號省軒遷新  
河

棟號石泉  
出繼老三房  
號兩亭

院左都御史  
加太子太保  
三子

焯號兼峰  
乘義終身累  
贈都察院左  
都御史加太  
子太保三子

恢遷居麻溪耕  
治農業

堉  
絕

號秦臺縣學  
生累贈都察  
院左都御史  
加太子太保  
章夫人守節  
旌表一子

光緒壬辰年補刻

鐘號拙菴卽老  
五房  
鑑號質軒卽老  
七房

十一世  
行澤字

宗周字啓東號  
念臺遷居  
蔚山南萬麻  
辛丑進士累  
官至資善大  
夫都察院左  
都御史晉階  
榮祿大夫加  
太子太保鼎  
革絕食殉節  
後學尊稱曰  
蔚山先生一  
子

洵字伯繩號遜  
齋廕官生遵  
守遺訓縞衣  
幅巾遁跡潛  
踪以哀毀過  
節得疾而卒  
友人私謚之  
曰貞孝先生  
四子

十二世  
行繁字

茂林字子本廕  
官生四子

十三世  
衍字

景忠字式六

四世  
壽字

景義字完質

景孝字永言

景廉字振風

景文字敏功

十五世  
福字

字坡



景賢 字思承 一 廷垣

景德 字慎先

景勳 字宇定

長林 字子敬 五

景元 字襄虞 一

培遠

景毅 字望諧

景向 字芸藜

景靖 字义李

景亮 字鼎漢

道林 字子縑 三 景遂 字承華

景龍 字承乾

景憲 字正度



戢山先生世譜

年表

壬午

元世祖至元十九年  
始祖生

縣幕公

諱文質先世廬陵人元成宗大德中辟才幹任  
山陰縣幕官因家山陰水澄里配陳氏二子瑞  
卿瑞吉至順辛未卒葬會稽禹陵南石橋塢白水塘

壬寅

元大德六年

瑞吉

塢榮四配吳氏二子子芳子名至元己卯卒葬石橋

乙亥

元至元元年

子方

華三號芳齋明太祖洪武中世籍貴州烏撒衛後  
得代歸配陳氏三子謙謹訓一女適月池坊胡延

已酉

矩永樂戊子卒葬亭山朱家嶼○按國初用重典公  
以市民充吏遂坐法永成邊  
明太祖洪武二年

謹

富五字惟勤號遂安配宋氏三子珙珩珩一女適會  
稽王德原宣德癸丑卒葬朱家嶼○按公以齠年獨



身奔黔難辛萬狀得脫父戍以歸遂以孝行聞一時

癸未 永樂元年

玘 貴四字文玘號素菴配潘氏四子鐸鉞鐘鑑成化壬寅卒葬朱家峽○按公德器朴茂一意斂華就實以率遂安公之教而立身九方正不苟云

丁未 宣德二年

鐸 金八字廷振號怡軒配趙氏三子濟澤漢一女適拜王橋胡鏞成化壬辰卒葬座山以孫棟貴追贈太常寺卿改贈南京兵部右侍郎○按公敦本務實不尚誇靡性樂施與族人及故舊貧乏無歸者傾橐與之貸不能償者輒焚其券時時委曲行陰德類如此

丁卯 正統十二年

濟 王四字士慎號守直老圃上壽冠帶配費氏二女長適韓植知次適張元本庠生繼張氏二子槩林側諸事向弟守愚公謀守愚公善謀而公善斷公五十無子視守愚公之子如已子故一生拮据無私財其後舉三子始析爨復起其家及沒棟乃私立伯考主遺

子孫世世祀以報公之德

戊午 治十二年

槩 滿三十一字元平號茅山配茅氏三子輝焯煇一女適州山吳萬麻丙子卒葬會稽雙井獨菱山追贈資善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進階榮祿大夫加太子太保配茅氏追贈夫人○按公性嚴毅好面折人過所至無賢愚皆憚服之

乙酉 嘉靖四年

焯 堂三十四字仲厚號兼峯配陳氏三子坡瑛贊一女適章立鎬萬麻乙巳卒葬會稽獨菱山原贈通議大夫順天府府尹改贈資善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晉階榮祿大夫加太子太保陳氏原贈淑人改贈夫人○按公坦衷直懷絕不知人世有機械事年未滿四十而鰥因鑿伯奇後母事不繼娶後三子相繼俱夭熒熒顛瘁骨肉飄零而秉義不忒凜然秋霜終其身如一日也

戊申 嘉靖二十七年

坡 慶四十七字汝峻號秦臺會稽縣學生配章氏一子宗周一女適章養仁萬麻丁丑卒葬會稽西裘之鳳



戊寅

山原贈通議大夫順天府府尹改贈資善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進階榮祿大夫加太子太保章氏原贈淑人改贈夫人○按公端方有志操動止合禮法年十六居母喪哀毀踰節兼峯公感之而罷斷絃之操秉義終身年三十志未售而歿章夫人青年守節刻苦自勵躬操紡織無間寒暑即課子誦讀機杼間形單影隻篝燈相向居恒自操女紅外輒局戶靜坐或終日不移席動止雍容中規中矩步進而裳裳不動警咳之聲未嘗聞聽除幽閒靜正得女德之純部使者採其額曰宇宙完貞水霜勁節同邑陶文簡公望齡志其墓德清許恭簡公孚遠又為貞婦傳行於世萬曆六年正月二十六日卯時係戊寅乙卯戊寅乙卯

宗周

澤一百九字起東以五月遺腹念父秦臺公別號又稱載山長後學尊之曰載山夫子登萬曆辛丑進士初授行人司行人累官至資善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晉階榮祿大夫加太子太保配章氏誥封淑人贈夫人一子洵三女長適陳剛庠生次適王毓芝監生三適秦祖軾庠生乙酉閏六月國變絕粒殉難葬會稽十二都下蔣之原考妣舊壙○公學宗孔孟道繼程朱海內師儒仰為鄒魯學問本乎誠正非孔孟不以致人經術獨富強惟堯舜可以事主臨終絕

癸丑

粒從容就義此耀夷齊爭光日月收三百年養士之功立千萬載人臣之極所著有人譜證人社約讀易圖說易衍證學雜解原旨學言會語文錄紀過錄古易抄義論語學案禮經考次家語考次大學古文參疑會子釋註古學經聖學宗要孔孟合璧五子連珠後儒十三子門儒道統錄王陽明傳信錄方正學錄粹古小學集記古小學通記保民訓要鄉約小相編鄉書廣鄉書鄉賢考中興金鑑錄後古書劉氏宗譜列傳內傳宗約祀典孝義傳芳世澤編昌安社倉記人譜雜記古小學崇祀錄天樂水利錄太夫人表貞錄年譜殉難記畧行實本傳外集

洵

繁一百七十五字伯繩號遁齋廕官生配周氏四子茂林士林長林道林一女適州山吳善楨甲辰年卒殯下蔣忠正公墓側○公宗承家學體備發揮自總憲公殉節後一意韜晦屏世務絕交友恪守遺訓髡鉗自毀布衣縮服啜粥茹素終身未嘗有笑容坐臥巖山小樓者二十年足跡未嘗及庭除不以危殆隨時不以窮約改度當道緝紳慕名造謁者輒以病辭或踰垣而走或泛舟遠避欲望見顏色不可得凡遇節序忌辰必矢聲大慟終日不食飲竟以哀毀過節成疾而逝手輯忠正公遺書數百卷句櫛字比反覆



參訂裝裱成函又輯忠正公年譜殉難記畧儀禮經傳考次春秋集傳史漢合抄歷代文選諸書有文集四卷俱未付梓臨歿友人私諡之曰貞孝先生

壬申

茂林

衍一百三十七字子本號惕菴廕官生配黃氏四子景忠景義景孝景廉三女長適慈溪馮潛之庠生次適餘姚葉璟三適會稽章增昌

庚辰

七林

衍一百九十八字子志號潛學廕官生配商氏四子景文景賢景德景勳二女長適白洋朱世衛庠生次適上虞周熊貽監生○著有肅清臣僚保治安民教民稼穡帝王統紀地利形勢治河要畧易卦占斷乾坤彙占古今韻彖九宮卜宅卦疇運用

丙戌

長林

衍二百四十九字子敬配祁氏五子景元景毅景向景靖景亮二女長適會稽陶鎔生次適後梅沈士楣

辛卯

道林

衍三百八十字子繇配吳氏二女長適山陰孫峻垣次適州山吳宜之監在繼陳氏三子景遂景龍景憲二女未字○景龍夭

丙午

景忠

壽一百六十四字式六庠生配章氏

丁未

景文

壽一百七十三字敏功

戊申

景義

壽一百八十字定質庠生配李氏二女

景元

壽一百八十六字襄虞庠生配王氏一子培先

庚戌

景孝

壽一百一十二字不言



辛亥

景毅 壽一百一十七字 聖著

壬子

景向 壽一百三十六字 雲 藝 配馬氏 一子培遠

癸丑

景廉 壽一百四十六字 振 鳳

甲寅

景賢 行壽一百五十字 思 承 配王氏 一子廷垣

景德 行壽一百五十一字 慎 先 配胡氏

乙卯

景靖 行壽 百六十九字 又李

戊午

景亮

壽二百一十七字 鼎 漢

辛酉

景勳

壽二百八十字 宇 定 配余氏

己巳

景遂

壽二百八十一字 承 華

辛未

景龍

壽二百八十二字

丁丑

景憲

壽二百八十三字 正 度

庚辰

培先

福

辛巳



聖子全書編卷之四

培遠 福

癸未

正垣 福

戴山先生世系後記

右為先大父戴山先生世系上遡始祖下及子孫詳列  
 支派細載編年源委不亂井然可查自我先考推而上  
 之四代單傳並無服內親支惟六世祖茅山公幼子諱  
 恢者尚有子孫二人散處麻溪耕治農業七世祖守直  
 公三子一為茅山即先生之曾祖 為兩亭出繼老三  
 房一為石泉兩公子孫俱不多人八世祖怡軒公之後  
 乃稍稍稱盛矣九世祖素菴公有四子始分為老大房  
 老三房老五房老七房聚居水澄十世祖孝子遂安公  
 兄弟三人始分為大支二支三支此為山陰始祖縣幕  
 公之曾孫也先生係二支老大房之後裔與宗人分派  
 於遂安宗素菴而私怡軒者也子一即我先考貞孝公



孫四卽士林等兄弟四人曾孫十六人至是頗稱繁衍  
矣皆遵守遺訓閉戶誦讀不預外事近來宗人凡走勢  
謀利客遊四方者無論賢愚莫不借先大父為先驅認  
子認孫以行於世不知善者美譽自彰不善者過亦難  
掩俱不必借我先人士林惟恐有累先德取譏將來故  
特載世系於簡首使覽者一展卷而自得之也不孝孫  
男士林謹識

先大父榮祿大夫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念臺府君  
行實 不孝孫男士林百拜敬述  
嗚呼惟我先大父蕺山先生所遺言行文章皆我先考  
所纂輯而卷帙浩繁苦無資斧未得刊行茹荼飲血髡  
鉗自毀守此遺編哀思踰節成疾而歿臨終檢付士林  
珍藏竊思我先大父之學行上承濂洛下接朱王誠間代  
一人為海內所宗信久矣迨至晚年遭時鼎革絕粒首  
陽從容就義忠孝兩全仁義兼盡於以觀學問之大成  
焉抑遏蔽掩六十年於茲矣士林等遵守遺訓杜門課  
讀齧指自誓不能表揚以傳世豈非天地間之罪人乎  
用是惴惴恐懼不避狂瞽就我考所編年譜摭其行事  
之大綱而為之述其梗概如左以大父稱先生非推而

之大綱而為之述其梗概如左以大父稱先生非推而



遠之也蓋我大父爲天下萬世傳道之人遺編爲天下萬世明道之書不敢私諸一己爲天下萬世公言也亦以遵我考作譜之遺命也

先大父蕺山先生姓劉氏諱宗周字起東行澤字一百九位紹興山陰昌安里人也以遺腹稱孤志慕父秦臺公別號念臺晚年更號克念子勵學也因遷居蕺山之麓故又號蕺山長後學尊稱之曰蕺山夫子先世出漢長沙定王發之後及宋而有諱廷玉者官揚州別駕因占籍子諱文質元成宗大德中才辟山陰縣幕官遂家焉始爲山陰人子孫聚族居水澄里入明四世孫遂安公諱謹以孤童獨身奔黔脫父戍人稱其孝三傳怡軒公諱鐸以孫棟貴贈兵部右侍郎怡軒公生守直公諱濟爲先生高大父守

直公生茅山公諱概爲先生曾大父茅山公生兼峯公諱淳爲先生大父兼峯公中年喪偶秉義終身兼峯公生秦臺公諱坡爲先生父秦臺公性至孝年十六居母喪哀毀踰禮以故兼峯公感之不更娶喪大母亦如之公與茅山兼峯兩公俱以先生官左都御史贈資善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晉階榮祿大夫加太子太保秦臺公娶章氏卽太夫人也秦臺公卒太夫人年二十七撫一幼女而娠先生踊號決策殉父南洲公理論之太夫人泣受命閏五月爲神宗萬曆六年歲戊寅正月二十六日卯時生先生於水澄里時門內多大故生產益挫兼峯公故落拓不問家太夫人支困無所依不能存徒抱先生泣祈死者數矣於是南洲公以大夫歸養於家先生生而莊言動有倫不習



羣兒戲從南洲公課業所授伏習無遺公以此才先生嘗侍公酒多講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至忠孝節義則必停杯擊節曰孺子識之故先生自舞勺卽以流俗人爲恥南洲公赴仲子壽昌學職太夫八命先生往就學時年十二從者匿貨斧烈日中徒步數百里甫達壽學一足歸明年復往患目疾歸又明年復往仍患目疾歸凡三上壽昌而卒業不啻孟氏三遷云先生居外家至是迎兼峯公就養乃析箸太夫人辟纊佐饗殮突煙不繼也年十九娶大母妾夫人卽太夫人外氏族明年丁酉補郡文學是秋舉浙江鄉試時先生以奉養弗繼一日偶從輿請謁當途太夫人恚跪之庭下數之曰爾毋茲爲乎家有饘粥在安用此且汝得之不義以將母母不願聞也先生惶恐請罪自此等

牘不敢入公庭太夫人又常戒之曰毋多言多言敗德毋多動多動敗事其教督之嚴類如此先生乃益折節爲恭謹不與戶外事太夫人安之又四年辛丑春二月成進士張榜之明日太夫人終於家先生聞訃號辟幾絕見星而奔歸撫棺搏膺慟爲未逮含斂欲啓視不得踊而飲血立毀寢苫枕塊覆坏自屏偃曲通圭竇終日哭其中朝一溢米暮一溢米非有奠祭足不踰闕杖而後能起歷三年痛猶新也乃啓秦臺公殯暨太夫人合葬於是以太夫人大節請當事上之朝詔所部表其廬建坊萬安里顏其額曰宇宙完貞冰霜勁節皆先生手筆也時武林山人陳植槐者感其誼爲介紹而見之於許敬菴先生敬菴名孚遠德清人學宗紫陽醇儒也先生叩爲學之要敬菴告以存天



理過人欲且爲先生撰太夫人傳勗以敬身之孝先生遂執贄北面師事之砥礪聖學首致力於存過之功甲辰除行人司行人司故多書先生鼓箏徧讀之於當代憲章名臣言行治亂之條貫興除之大計君子小人進退否泰之機悉取而衡斷之居官重自救法僕被觀舍朝釐暮鹽彈琴咏歌若出金石視權貴若將浼焉同籍淮南劉靜之永澄潔已好修一見語合遂定交摩切學行時四明奸相沈一貫當國與給事錢夢臯朋邪亂政楚獄妖書相緣爲械賢人君子無所措足先生將上書極諫已而嘆曰此身猶非我有也已矣行歸耳再疏終養歸奉兼峯公几杖兩月而公病先生視疾窮晝夜臥起飲食藥劑皆以身四浹旬不交睫旣奉諱骨立加哀南洲公卒視疾亦如之居憂屏

跡門似蕭然邦君大夫不得一望見顏色部使者竿旄過之匿弗見竟亦未嘗報謁先生授經佐生進諸生弟子講故業以哀思故善病同籍趙士諤爲會稽令屢通好先生不答一日問疾竟造寔寢見幃帳百結擁一敝衾器皆破缶斂衽傾嗟出語人曰梁伯鸞管幼安以上人物也服除次且不赴選尋以病請告淮南劉靜之至武林胥會先生舉數年學力參正之時黨論初興靜之引据當否刺刺不休先生曰止此進而有位者事也請退而言其藏者因爲究求仁之旨析主靜之說辨修悟之異同纏纏三日不倦靜之爽然自失曰如子言子學猶未乎已而曰譬躡懸崖難試一武壬子遷居城北鼓山之陽是年以政府葉向高太宰孫丕揚巡撫高舉巡按王宏基交章薦先生遂以原



官起用道謁高忠憲公攀龍相與講正復有問學三書皆  
儒宗關鍵自是質難無閒既受事奉命冊封益藩王餽用  
重幣先生固辭明年復命因宗藩困極朝廷窮不知變先  
生緣使職所及上書陳六議曰議爵議祿議官議教議養  
議制皆原先王封建井田之意言言可著廟廊時光廟在  
東宮典禮廢闕福王之國愆期羣情危懼末因剴切進言  
之始顧端文公憲成罷執秩歸梁溪與高忠憲公攀龍講  
學東林書院以名教是非爲己任賢士大夫翕然向風於  
是東林之名布徧天下尊其言爲清論朝右未有以難也  
然心畏惡之會淮撫李三才而欲罹墨榜端文持書救  
三才遂執爲兵端移師梁溪詆媒講學章滿公車海內遂  
分門戶焉已崑山顧天峻宣城湯賓尹以淫褻敗名教中

考功法諸附崑宣者並黜羣小家自爲憤飾構飛文爲鈞  
黨計適御史熊廷弼督學南畿有梅生以縱淫麗城且賓  
尹欲爲自全計曲庇之廷弼迎其意反斃公舉諸生而貸  
梅之罪爲巡方荆養喬所糾下廷議救者蠶起讒邪之言  
輻輳至逐總憲謫言官坐東林爲主使欲立奸黨碑爲崑  
宣釋憾先生大爲國是憂上書陳本末言東林未嘗無小  
人固矣乃今之攻東林者不於流品而於意見以意見分  
門戶卽以門戶分流品是故摘流品可也爭意見不可也  
攻東林可也黨崑宣不可也又推明憲成之學歸於自反  
請學東林者反崑宣之戈而自攻則可以得其平而無怨  
又究言學衍之流弊謂王守仁之言良知也無善無惡其  
弊也爲佛老頑鈍而無恥顧憲成之學朱子也善善而惡



惡其弊也爲申韓慘刻而不情佛老之害得憲成而救臣懼一變復爲申韓自今日始疏入不報南臺孫光裕遂飛章攻先生謂先生顛倒是非借東林以袒養喬先是黨崑宣者皆浙人天下名之爲浙黨要先生不爲動及拜疏羣小信信浙人尤切齒光裕浙產也明年甲寅以病免歸居家益進諸生講故業而造之以學一以嚴科條簡言動寓治心之旨因悟天下無心外之理無心外之學乃著論曰只此一心自然能方能圓能平能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平者中衡直者中繩四者立而天下之道冒是矣際而爲天蟠而爲地運而不已爲四氣處而不壞是爲四方生而不窮是爲萬類建而有嘗是爲五嘗革而不悖是爲三統治而有憲是爲五禮六樂八征九伐陰陽之爲易政事

之爲書性情之爲詩刑賞之爲春秋節文之爲禮升降之爲皇帝王霸皆是也只此一心散爲萬化萬化復歸一心元運無紀六經無文五禮六樂八征九伐無法三統無時五常無跡萬類無情兩儀一物方遊於漠氣合於虛無方無圓無平無直其要歸於自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大哉心乎原始要終是故知死生之說又二年御史韓浚叅先生比之少正卯歸子顧劉廷元繼之糾先生愈急而前會稽令趙士諤入爲考功郎白之太宰給事魏公大中亦力爭中者乃止初浚以鹽策按浙謁先生辭以疾復謁單車造門戶者趨告而浚已入寢所先生從幃後避之終不見矚嫌無所發遂肆詆又三年庚申光宗御極改元泰昌登進舊學於是福清葉公向高再入中書先生致書言宰相之



職在進君子退小人決不可渾淆君子小人而並用前者  
閣下參政其始也姑用小人以平衆憤而使君子不得安  
其位其既也不難去君子以固身名遂使小人得肆其疵  
瑕仁賢屏跡邪佞盈庭釀成國家二十年高拱之禍今閣  
下膺召起田間願別賢奸辨淑慝輔冲人爲堯舜主不然  
噬臍何及福清矍然答書謝之辛酉熹宗卽位改元天啓  
物論驟革福清旣當國於是趙忠毅公南星鄒忠介公元  
標馮恭定公從吾高忠憲公攀龍相次進用遂交章薦先  
生起爲禮部儀制司主事丁長孺元薦送之曰今日國是  
難言矣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討淮南之謀不啓於  
丞相引而寢於汲內史社稷臣不以官論也時逆奄魏忠  
賢已居中用事元生至闕下見忠賢與阿母客氏相比竊

弄威權道上以俳優雜劇射擊走馬諸戲或用中旨交關  
處事黷亂禁中言官每以抨談得罪先生嘆曰長孺之言  
驗矣洎任九日遂抗疏首劾之曰頃者奉聖夫人客氏於  
陛下有阿保之恩不忍遽出至出而復入夫以大內森嚴  
恣一宮人出入不禁非所以嚴內外也陛下方以人言及  
之一舉而逐諫臣三人罰者一人至閣部以下舉朝爭之  
不得則陛下又以一宮人成拒諫之名矣臣於是有感於  
宦官用事之禍也古者公卿有罪則下廷議而理之不聞  
其以禁中決也乃今朝逐一諫官中旨也暮逐一諫官中  
旨也此中旨者陛下方用之以快一時之喜怒而孰知前  
後左右又不難乘陛下之喜怒以快其私乎方且日調鷹  
犬狗馬以蕩陛下之心日進聲色貨利以蠱陛下之志凡



金三編卷二十四  
可以結人主之權者無所不至使人主日視此法家弼士如仇讐而後得以指鹿爲馬盜陛下之威福或降斜封之敕或興鈞黨之獄生殺予奪惟所自出而國家之大命隨之今日試問得時用事親幸於陛下如左右手者非魏進忠也耶然則道陛下逐諫官者魏進忠也并道陛下以優人雜劇射擊走馬者亦魏進忠也陛下清明在躬方將追邁古先哲王乃爲忠等所悞豈不深可恨哉疏入逆奄大怒取旨杖先生福清力救得免奪半歲俸明年正月上召熊廷弼經畧遼東王化貞爲巡撫一主戰一主守兩臣交惡不相下而中朝復佐關邊備弛三盈失守破西平化貞棄廣寧城走廷弼聞化貞潰未偵實亦焚棄右屯南奔與道臣高出等躡化貞後並日亂次突關而入遂喪河西之

地七百里遠邇震駭次日先生卽上章劾之一時公憤愉快未幾逮廷弼化貞於理或欲殺廷弼宥化貞或欲寬廷弼治化貞獄久不決先生言於法司趙南星曰兩人事任同潰逃同而刑章異何以服天下公等執法大臣應絜其平卒奏當棄市上可論之當時先生以禮署開曹數上書言事直聲震中外凡遇大刑政益鑿鑿爭可否公卿皆服依決策焉先生寓禮曹署中署屋圯漏上雨旁風諸曹郎久無居者先生居之安如寗室騎一羸馬蹙蹙長安都市中識者眎送相語曰此居禮署曹劉公者也無何先生奉命賫會卷而南乃杖馬箠之出草謁孔子墓訪俎豆之事尋陋巷舞雩諸遺跡遲遲數日而去抵南京謁孝陵焚試錄旣竣陞光祿寺寺丞明年復命時新叅朱公國禎赴召



爲先生舊交連舟同行上書論宰相之道在正心誠意取法伊周不當效近日調停觀望之術朱公嘆服道擢尚寶司少卿尋轉太僕寺少卿一歲三遷先生蹙悚未敢拜命又見婦寺專權日甚士大夫不惜廉恥魚鱗競進國柄日移於奄黨衣冠之禍將作乃上章固辭不許遂以疾再疏下部候兩月而部覆未進遂拂衣出國門太宰趙公南星心知先生已不可留顧方急先生特請以太僕予告明年起通政司右通政太宰澄汰流品推轂海內清名之士躋於九列念揆地政本所出難其選意在先生又念先生方恥躋進故以是命先之又疏黜干進舉先生以風有位其雅相引重如此時逆奄魏忠賢以副院楊公漣二十四大罪之劾盡逐諸君子先斗拜疏力辭兼申理諸君子明忠邪之辨又疏劾魏忠賢大逆竊國柄罪通政見先生三奏咋舌曰此何時復進此疏也止以辭疏上逆奄素憾先生從帷中下詔斥謫籍爲編民迨奪誥命時逆奄大興鈎黨之計先生泣然長息曰天地晦冥人心滅絕其惟講學明倫庶幾留民彝於一綫乎歸家乃會講叢山之解吟軒令學者收斂身心爲入道根底嘗曰此心絕無旁泊處從前是過去向後是未來逐外是人公喪裏是鬼窟四路把截就其中間不容髮處卻是此心真處泊處此處理會得分明則大本達道皆從此出於是有慎獨之說焉時逆奄矯旨下詔獄死者楊公漣左公光斗魏公大中袁公化中周公朝瑞顧公大章六君子先生傷之作賦以弔自後一意養晦而邏卒分布遍天下縉紳搖手相戒不敢偶語先生



處之自如出遊雲門徜徉山水間越三月而歸則有高忠  
憲公攀龍周公起元繆公昌期周公頌昌周公宗建李公  
應昇黃公尊素七君子之獄浙撫移檄紹郡逮姚江黃公  
一時人競傳爲先生家人徃遠先生慰之曰此身已許君  
父生死榮辱惟君所命毋爲恐怖第安坐待之越日始知  
爲黃公先生賦詩流涕餞之江干促膝談國事唏噓流涕  
而別於是讀書寒山草堂專用慎獨之功半日靜坐半日  
讀書久之勿忘勿助頓見浩然天地氣象下日嚴密工夫  
一旦冰釋始知作聖必不能舍慎獨別有入門因信濂溪  
主靜之說伊川見人靜坐便嘆善學及羅李相授受必默  
坐澄心觀喜怒哀樂未發作何氣象其源皆出於此功夫  
合一易簡分明喟然曰三十年胡亂走今日始知道不遠

人已傳逮吳門文公震孟姚公希孟及先生已造獄御史  
王公業浩力救會京師復有王恭厥火藥之變逆奄懼乃  
得解又懲吳門士民顏佩章等擊殺校尉事自是緹騎不  
敢復南始得免於禍時太史倪公元璐三謁先生不見奉  
書曰先生至清絕塵大剛制物動以孔孟之至貴爲責諸  
荆卞之所難璐心服之誠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竟以師  
尊之號於衆曰劉先生今之朱元晦也明年先生五十局  
門修業悉屏書冊靜坐涼燠饑渴了不繫心止息葦簷之  
下米鹽雜處風日侵薄先生乃握管操卷澹如也謂門人  
曰從前生死寵辱自信能過今利害當前猶覺此中怛怛  
欲動始知事心之功未可以依傍承當也於是直揭慎獨  
爲心要以示學者或問慎獨下手功夫安在曰只在靜存



如靜存不得力纔喜纔怒時便會走作此時如何用得工夫苟能一如其未發之體而發此時一毫私意著不得又如何用得工夫若走作後便覺得立地痛改此時喜怒已過了仍是靜存工夫也明年戊辰毅宗御極改元崇禎戮奄籍其黨懸書以示天下詔復忤奄諸斥臣原官疇其誥命先生與焉起陞順天府府尹時秉國政者皆逆奄餘孽名爲反正實多奸邪以故先生經年不登啓事又念諸君子之死不可復作而身遇聖明不勝存亡之感乃上書辭不允明年就道抵武林徧弔諸君子之喪立忤奄死節五君子祠於西湖之勝卽孤山之三素臺也捐貲售焉自上卽位以來勵精圖治核名實別功罪有犯法者卽宰執弗宥臣下惴惴救過不給先生謂非有國者之福面恩訖卽

具疏推言堯舜所以致治之本其畧曰堯舜之道仁義而已矣出乎仁義則爲功利爲刑名其究也爲猜忌壅蔽與亂同事今陛下勵精求治宵旰靡寧雖堯舜之憂勤弗切於此矣但聖明天縱諸所肇畫動出諸臣意表未免有自用之心臣下自以爲不及益務爲謹凜救過不給讒諂者因而閒之猜忌之端遂從此起夫天下可以一人理乎恃一人之聰明而使臣下不得關其忠則陛下之耳目有時而壅矣憑一人之英斷而使諸大夫國人不得衷其是則陛下之意見有時而移矣方且爲內降爲留中不報又何以追喜起之盛乎然則兵陳而不戰財散而不私刑以不殺爲威求天下之賢人以自輔遂可以希堯法舜乎未也堯舜之道堯舜之學爲之也學之大者在執中數語陛下



求治之心操之過急不免醞釀而爲功利功利之不已轉而爲刑名刑名之不已流而爲猜忌猜忌之不已積而爲壅蔽正人心之危所潛滋暗長而不自知者於焉默証此心之出於道者止此仁義之良而精以擇之一以守之則隨吾心所發自無過不及之差而中道在我矣中者天命之性仁義之極則也仁以育天下義以正天下自朝廷達於邊境舉而措之陛下已一日躋於堯舜矣未引漢宣帝唐德宗宋仁宗爲鑒又念古京兆尹掌領京師爲四方表則馭貴戚剪豪強權至重也今置臺使者又以五城御史分隸之侵奪其權卽屬縣殿最不關京尹履斯任者但優游養尊而已乃上疏請重事權要之以久任上以變亂舊章不報先生曰雖未奉旨吾第設誠行之於是務益恭謹

其職首謁文廟大會師儒示以聖賢爲學之要延三老嗇夫咨地方利便疾苦而興除之發大興宛平奸吏乾沒帑金狀置之法又刺得勳貴家人豪奪吾民及巨猾舞文犯禁橫行長安者按治如律於是修學校申公令講鄉約嚴保甲頒布文公四禮俾鄉鄙服習又念天下之不事本業蠹害吾民者莫如僧媿京師之壞風化淫蕩吾民者莫如娼優卽下令嚴禁一日道遇梨園什具麾隸收之隸以司禮監王內官物對先生叱之曰犯吾禁者王侯不宥况奴輩乎立焚之重懲以法驅之南畝令業田作於是優人皆潛遁雖貴戚無敢畜焉僧道令鄉老查名報官押其畜髮歸農開墾荒蕪限以三月報完媿婆悉配鰥夫限以五月報完若年老願歸家守節者聽之其寺院靜室處以窮民



給帖爲世產如有隱匿不完及違令犯法者治以亂民之罪荷校三月而後釋鄉長連坐時京師之權貴勢要來求先生少弛其禁先生曰國家之所賴以治平者惟恃此制度文爲辨上下之分以定民之心志耳今梨園是無賴極賤之輩服帝王之服飾呼聖賢之名號引姦誘盜無所不至等威法制之謂何昔夫子惡鄭聲惡其淫也今梨園之淫縱更十倍於鄭聲豈王法之所可宥乎至於僧人皆盜賊無賴之徒作奸犯法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於是削髮而歸之實爲衆惡之藪也游手好閒開口仰食於民間多一僧之食則耗去一民之食媿婆皆無夫寡婦理應在家守節守節不終自棄夫家混入僧羣以縱其淫慾何妨再嫁且夫子大聖人也爲萬世帝王師表而此無賴之徒淫慾

之婦直呼夫子之諱與字而比之雖死不足以贖其罪也吾職在保民凡所以害吾民者法當嚴禁幸諸公勿再言於是申明前約愈加嚴焉娼妓自教坊司之外俱發配良人賭博盜賊責保甲令其平日查明首報以爲改過自新預報而免其罪生本犯不報而發覺者保甲連坐官紳犯賭者亦連坐軍民犯賭罪加等凡圍象雙陸骰子紙牌俱嚴禁焚燒茶坊酒館不許鋪張悉令改業貿易藉不犯之者財物入官治以重罪嗚呼盧較拳縱酒及長夜飲者治罪之外仍罰粟以賑不窮民學拳教棍者隸之兵籍寡孤獨無親戚可依者歸之養濟院動貴家人不法內官家人不法立爲重罪不移時各衙門打點賄賂鑽刺夤緣廢開官吏把持官府囑託



公事卽爲奏聞山入墨客交通上下者劄錄逐本籍嚴禁屬縣之科派不時密察一錢糧之加耗到糧取驗之官之貪酷者用疏糾叅吏之無文者斃之杖下冗役白役盡行革除包攬訟棍置之重典至於忠臣先賢之後與夫高賢貧生孝子節婦令同鄉紳士舉報各縣贖錢調恤之每人米三石銀一兩仍寓教訓於存恤生平有犯過犯誣者概勿賙先賢祠墓必親自祭奠有地沒者以爲修整令人居守禁樵禁牧每月朔望集士子會講明倫堂言人心有善而無惡聖賢人人可學而至焉嘗謂察藩曰京師爲首善之地天下所效法者若能守吾法而行之於以推之天下易於反掌也輦轂肅清威惠大行冬十一月大安口失守京師戒嚴士民捆載入都煤米湧貴京營軍枵

腹登陴怨謗叢起先生疏請下令撤九門煤米諸稅發內帑給五城各坊設糜粥惠窮民又賞給京營軍守陴者及出援之家又請發太倉粟數千石平糶預給軍士一月糧再命五城御史會同京兆行保甲法戒不虞上次第准行如先生指時遵化三河一帶俱失都城被圍四方洶駭男女爭入城當事虞叵測嚴門禁一切格置郊關先生力爭其不可曰民心一失何恃以守此京兆之事毋煩諸君過慮請以身當之乃分遣僚屬於城外籍流民姓氏里業給符入先生驗符躬慰撫之有戚屬者列戚屬里名聽其往無依者分插僧寺並聯保甲譏察之給贖鍰於兩縣設粥廠數十區餉窮民流離得所反側以安守陴軍士凍餒死者枕相席先生環城載酒椒以行見士周微埤堦則曰勞



哉士也吾胡逸屏輿見皸瘵冰雪則曰寒哉士也吾胡煥去貂於是舉酒以飲之而以椒漿飲不勝酒者軍士懽呼莫不踴躍人人願效命乃大會縣長吏鄉大夫都人士及諸父老子弟告以本朝休養宏恩臣民誼在效死哭奠于忠肅公祠衆感泣皆奮又囑士大夫糾緝齊民各相保聚又勸富民更相賙贖什伍輿儻教之兵法以備緩急先生在圍城中一以誠愷動上下及其倉徨告變又能以靜鎮之嘗與郊祭夕訛傳城外有戎服入府者追之不得中夜拾一矢不辨從來內書云丙夜獻城府丞魏光緒角巾帶劍暮抵先生言狀且固請出彈壓之先生曰不可今僞言載道民已寒心吾等復乘夜而出萬一舉城洶洶何以止之竟不出卒亦無事上自聞警卽不視朝忽傳旨辦布囊

八百又命內官進馬騾并敕京朝官各進馬一匹先生頓足曰是必有以遷幸欺皇上者當此危疑之際倘乘輿一動宗社大事去矣吾職在守土義當與城爲存亡乃沐浴更衣焚香告天躬詣會極門叩頭奏請聖駕出御皇極門召見羣臣面陳機宜因匍匐終日不起薄暮傳旨報罷始趨出而南幸之議竟寢矣時上以督師袁崇煥縱敵爲奸下詔獄大學士錢龍錫兵部尚書王洽戎政尚書李邦華工部尚書張鳳翔通坐煥黨於是廢督師任用總兵滿桂白衣申甫統率諸帥又以宦官提督京營諸將以名位相埒不受桂制援兵多潰散者先生諫曰今日第一宜開示誠心爲濟難之本已御便殿延見儒臣相對如家人父子從此君臣相得萬化自張以票擬歸閣臣以庶政歸部院



以獻可替否付言官乃者聖謨淵遠一切軍機悉取獨斷  
如用兵重任必用文臣提督定制也今以不信文臣之故  
付之武臣之手試問總理滿桂果以何時取勝乎萬一滿  
桂失事又將何以處之至是而文武之途窮矣勢必用二  
三內臣以同患難於是總提協之命稍試以城守而闔以  
外將次第委之矣自古未有宦官典兵不悞國者唐魚朝  
恩宋童貫可爲千古炯鑒仰祈聖明翻然感悟大破積疑  
以親內侍之心親外臣以重武臣之心重文吏則太平之  
業一舉而定也無何桂甫全軍敗沒上亦不問明年崇煥  
磔洽戮屍龍錫鳳翔皆城旦又誅薊督劉策晉撫耿如杞  
於是羣小乘機逞報復大肆排擠首輔韓爌左都曹于沐  
次第罷官去重以東林爲口實先生拜疏爭之曰萬厯之

季有高攀龍講紫陽之學於東林書院卒構逆黨之禍以  
死今其骨已朽矣更誰爲黨者卽有之亦且齧指相戒變  
節易操以保目前之富貴試問今天下亦有開首善堂朝  
於問業夕於有成如馮從吾者乎亦有處統均之席振發  
一世良心扶植善類如趙南星者乎亦有紀綱是司借尚  
方劍誅君側之奸如楊漣者乎亦有錚錚封駁諤諤昌言  
以澄清世道自任如魏大中周宗建者乎則人才至今日  
而盡矣非徒無理學并其假理學而盡非徒無事功并其  
假事功而盡非徒無忠義氣節并其假忠義氣節而盡若  
今天下猶有假焉者亦何至國論日卑士氣日下無能建  
一奇出一策以舒君父憂而城下受盟之使日相望於道  
路乎卽如李邦華之振刷朱世守之端方胡世賞之清謹



亦皆起廢中有用之才猥以時危見短或次第罷去或以註誤繫廷尉識者方謂老成人不可不惜旦夕望皇上開使過之門而立異同之見者無不鼓掌而稱快朝處一人焉坐之曰黨暮去一人焉坐之曰黨猶以爲未足特設四面之羅使天下之人不出於假理學則出於假事功不出於假忠義則出於假氣節人主又焉得有用賢之路乎疏入不報時畿南稍安奉命收掩陣亡兵士三萬有奇將領給棺軍士葦蓆深坎厚築聯絡起墳卒埋陳牲以祭之先生念瘡痍之後體國撫民宜盡心經理因上疏陳善後事宜一曰慎選有司二曰招撫流亡三曰清除道路四曰通作保甲五曰選練民兵復請飭紀綱明法度禁嚴衛之鈎索爲奸救文吏以久任考績上皆可其奏又疏申明保甲

輯保民訓要一書以獻其目有七曰保甲之籍曰保甲之政曰保甲之教曰保甲之禮曰保甲之養曰保甲之備曰保甲之禁朔望率閭里講鄉約誦高皇帝大訓六言修孝弟忠信之教隨舉一鄉善惡勸懲之六德俱備者選舉三德備者門旌以匾濟惡不才者三犯門辱以匾改過自新者除之小事聽約長處分大事聞於官匿不以聞者罪其長於是勸農桑廣積儲立社學行飲射務使百姓敦本趨化還於淳篤又因比閭族黨而寄勵兵講武之政戶備器械保備牛騾鄉備馬匹弓矢選其技能者以時訓練之聯以什伍行以賞罰平居而親睦宛如同井有事而捍禦卽爲干城時上以馬世龍爲總理張鳳翼爲總督吳阿衡爲監軍彼此拮昂不相節制自受事以來遵永灤遷之間蹂



躡追盡殺傷甚衆不接一戰鳳翼世龍皆坐視不爲救援舉朝不敢言先生上疏糾之曰今所稱闡以外將將任者非張鳳翼乎朝廷不難以高爵厚祿起鳳翼於田間固將重其竭力報効而鳳翼輒曰事在總理未賜尚方之前曰事在總理既賜尚方之後亦曰事在總理則朝廷亦何利有此尚方付之督臣之手乎且以馬世龍之總理無能也夫人而知之不知以何奧援使阿大夫之譽日至於上前而皇上任之不疑舉朝亦無敢異同者御史吳阿衡則監世龍軍者也受命之日與世龍八拜定交通國之人駭之已而一切軍情掩敗爲功殺良報級之狀竟不一登白簡世有如是之乘驄風采者乎進而求之廟堂之上諫官不論事中樞不集思宰相不運籌可謂禁中有頗牧乎臣有以知太平之無日也越十日遵永灤遷各城皆收復先生亟以祈天永命之疏進當是時上以重典繩臣下在位惴惴重足而立民凋殘不堪命而賦倍征先生深爲國祚寒心亟請省刑罰薄賦斂罷詔獄緩催科下恤臣民仰承天眷又見僉相周延儒溫體仁賄賂公行傾側事上故末言神熹以來殘殺忠良冒賄蠹國皆自內閣成之今願閣臣體一人好生之心勿驅除異已構朝士以大獄終國家朋黨之禍勿寵利居功阿人主以富強釀天下土崩之勢疏入周溫二相恨刺骨陰激上怒下詔詰責先生弗顧也復上疏申論諤諤請蠲新餉清賦役以爲國勢之強弱無與於軍需之足不足也臣卽以遼事言之遼東原設之兵儘足以固圍遼東原設之餉儘足以養兵新兵新餉安所用



乎莫若令沿邊州縣各選土兵以時訓練一旦有警進可戰退可守口糧器械聽之本縣自行設處有事而爲兵備餉之額無事而歸農懸餉之額秋冬而講武備兵之賞春夏而務農懸兵之賞卽不能盡廢新餉又何取於五百餘萬之多乎至於清賦之法清其賦之隱於民者什一清其賦之耗於官者十九清役之法清其役之冒於舊者什一清其役之冒於新者十九而尤在進求之廟堂之上陛下躬修聖德而天下化之自古未有民貧而君能獨富者也疏入復蒙切責時郊關新定流亡未復而司農檄催愈急先生上疏請緩征一曰加派之令宜公二曰編商之令宜罷三曰火耗之令宜裁四曰透支之令宜禁又勸上先撫字而後催科重教化而緩刑罰上嘉納之八月監順天鄉

試九月先生京兆將投傳乃取庫掾所上羨餘并捐助餘貲置學田二百餘畝給諸生之貧者國子博士金鉉記其事於石凡三乞骸骨始得告竟任薦紳權貴內豎罔敢干以私出都門行李蕭然止兩素篋中貴人門候相訝曰眞清官也父老子弟遮道拜者數千百人先生下車撫之衆泣塵走擁先生車送至路河而返明年辛未抵家大集紳士於郡城會講海內自顧端文公鄒忠介公馮恭定公高忠憲公沒後士大夫咸以講學爲諱斯道不絕如綫惟先生挺然擔荷之初登講席首闡良知人可作聖之實義因以證人名社立社約著人譜人譜者譜人之所以爲人也首言人心之體分爲二五散爲萬善極而至於天覆地載民胞物與不外此心之知能而其工夫要之善補過以異



於不思善惡之旨次六事工課終以紀過格言過不言功  
遠利也又曰有過非過也過而不改是謂過矣有善非善  
也有意爲善亦過也遂於城南古小學廢址措貲重建仍  
名古小學肖尹和靖先生像於前廳行釋奠禮又建後廳  
爲證人堂堂後爲寢室翼以齋房配以先賢四先生著崇  
祠錄以垂永久先生沒後當事及諸門人奉先生神位於  
中爲先生專祠門人仍講學其中春秋設  
奠乃大會生徒發明伊洛主敬之旨按東越自陽明先生  
倡良知之學其後門人最著者爲王龍溪龍溪之後爲周  
海門海門同時有陶石簣石簣之弟爲石梁俱本良知爲  
宗而遞衍遞失其旨是時會講仍揭良知以示指歸每令  
學者識認本體識得本體便是工夫先生曰不識本體果  
無可下工夫但既識本體卽須認定本體用工夫一一見

諸實事工夫愈精密則本體愈昭學今謂既識後遂一無  
事事可以縱橫自如六通無礙勢必至於猖狂縱恣流爲  
無忌憚之歸而後已試問亂臣賊子誰不知有忠孝而卒  
身爲弑逆者只是不能將其所知者錯諸行事耳諸生王  
朝式秦○祐錢永錫等數十人自討所見奉石梁爲師模  
別會白馬山房不受先生裁成云乙亥枚卜閣臣太宰謝  
陞舉先生及禮部尚書孫慎行侍郎林鈺上卽詔吏部召  
三臣馳傳就道先生再疏辭不允十月抵京報聞上命俟  
二臣到日陛見先是首輔溫體仁以諸君子攻之甚力不  
得已告病杜門於是祭酒倪公元璐勸上召孫公及先生  
時已相文公震孟起用黃公道周體仁大懼亟稱病愈出  
視事遂逐文公并忌先生入政府借端阻進用孫公赴召



卒於京邸明年林公鈺至召見文華殿上問人才糧餉流寇三事先生曰天下原未嘗乏才足以供一代之用但因皇上求治太急布令太煩用法太嚴進退天下士太輕遂使臣下智數盡用之於蔽罪飾非而不復專心於職業所以有人而無人之用有餉而無餉之用有將而不能治兵有兵而不能殺賊臣愚以爲必盡改前日之所爲天下方有太平之望至若流寇撫之有道還爲吾民今日急務當以收拾人心爲本欲收拾人心當先寬有司之彈罰小民困於加賦已不可言困於有司之彈罰尤不可言蓋彈罰重則吏治壞吏治壞則民生自然不得其所詩云廢爲殘賊莫知其尤臣竊痛之上不憚而罷傳旨別用尋陞工部侍郎再疏辭不允遂受事先生痛切時艱歷數從前敝

政請上更調化瑟乃上疏直陳轉亂爲治之機其畧曰陛下卽位之初銳意太平直欲躋一世而唐虞三代之甚盛心也至於二帝三王所以治天下之道猶未暇咨詢討論得其要領已已之役文武羣臣束手無措朝廷始有積輕士大夫之心自此耳目參於近侍腹心寄於干城治尚刑名政益叢睦天下事日抵於壞而不可救故自厥衛司譏訪而告訐之風熾自詔獄及士紳而堂簾之等夷自人人救過不給而欺妄之習轉盛自事事仰承獨斷而諂諛之風日長自三尺法不伸於司寇而犯者日衆自詔旨雜治五刑歲躬斷獄以千數而好生之德意泯自刀筆治絲綸而王言褻自誅求及瑣屑而政體傷自參劾在錢糧而官愈貪吏愈橫賦愈逋自敲撲日煩而民生日瘁自嚴刑重



斂交困天下而盜賊益蜂起自總理設而臣下之功能漶自監紀遣而封疆之責任輕自督撫無權而將日恟自武弁廢法而兵日驕自將懦兵驕而朝廷之威福并窮於督撫自勒限成功而行閒日殺良報級以幸無罪使生靈日益塗炭事急矣天矚聖衷一旦撤總理總監之任重守令之選下弓旌之檄收酷吏之威維新之政煥然舉行方冀與二三臣工洗心滌慮以聯泰交而不意君臣相遇之難得一文震孟之賢而以單辭報罷使大臣失和衷之誼得一陳子壯之忠而以過譴坐辜使朝廷無吁咈之風於是求治愈殷紛更四出市井雜流咸得操其僞說以希進用而國事愈不可問凡若此者在皇上不過始於一念之矯枉而積漸之勢釀爲厲階遂至不可收拾則今日轉亂爲

治之機斷可識矣夫皇上之所恃以治天下者法也而非所以法者也所以法者則道也如以道則必首體上天好生之心以敬天而不徒倚用風雷則必重念祖宗監古之統以率祖而不至輕言制作則必法堯舜之恭已無爲以簡要出政合法堯舜之舍己從人以寬大養人才法堯舜之從欲而治以忠厚培國命并法三王之發政施仁亟議撫循以收天下泮渙之人心且還內廷以掃除之役杜後世宦官之釁正儒帥以失律之誅杜後世藩鎮之釁慎宗賢以改職之途杜後世宗藩之釁除此三大釁而國家苞桑之業已在世世抑臣聞之有天德然後可以行王道其要歸於慎獨故視朝之暇時近儒臣聽政之餘益披經史求所謂獨體而慎之則中和位育若曰法制禁令而已則



短長之效已見於今日此非臣之所知也疏入上怒甚欲重有處分錢上升擬嚴旨進怒未已體仁改擬又加嚴焉上再閱先生奏章意反解親爲詔詰良之時工作煩興度支告匱又太僕寺缺馬價命京官輪助首輔溫體仁國公朱純臣率先捐輸又議罷明年朝覲令藩岳郡縣各輸路費贍國用先生諫曰臣聞爲人臣者竭股肱之力濟之以忠貞不聞其出於利也今國家內外多難二三諸臣卽有所捐輸亦何當報稱萬一旦輯瑞何典而以入貲報罷倘遂行之辱國滋甚末言聚斂之臣甚於盜臣因請罷得已之役停不急之務上不納先生數直諫上雖恚先生語戇然察忠慝無如先生謂先生可與寄大政時枚卜閣臣廷推上俱不用三推及先生體仁恐陰嗾會稽人許瑚聞先生

生謂先生才謂不足而道學有餘主治未獲經綸之益甄士殊多砥礪之功遂一不果用時上信用體仁以峻法繩臣下亂政錯出市井雜流皆得操其僞說以論列天下之士先生曰吾今可以行矣遂三上書乞骸骨得請乃遺書體仁臚其罪析數之時都下競以禪學相高士大夫多悅其說有聞先生之風而來請者先生示以身心之要曰身在天地萬物之中非有我之得私心在天地萬物之外非一膜之得囿通天地萬物爲一心更無中外可言體天地萬物爲一本更無本心可覓於是士大夫咸知聖學範圍底極趨尚爲之一變先生次天津將南下會昌平失守焚燬皇陵先生憂之不忍徑去乃詣撫軍籌兵食都人延頸竊言曰己巳之變定國安民惟劉公是賴今在津門何不下



劉子全書編卷二十四  
尺一召之縣官獨不爲都城根本計耶兵垣宋學顯請召  
還先生少司馬王業浩亦言之輒爲太宰所阻而罷敵兵  
退乃南行次德州上疏陳時事歷言今日用人行政之失  
究禍本一歸咎於僉輔溫體仁冀天子省悟中書陳龍正  
阻之先生曰吾不言誰爲言者遂上之其畧曰往者已已  
之變坐誤國者袁崇煥一人耳餘皆爲法受惡有小人者  
競起而修門戶之怨舉朝士之異己者槩坐煥黨日中蜚  
語於上次第置之重典自此小人進而君子退中官用事  
而外廷浸疎使人人解體事事規卸朝政日隳邊防日壞  
以有今日則今日之禍實已已以來釀成之也且以丁魁  
楚之失律於邊也而與之戴罪何以服劉策之死張鳳翼  
之濫職中樞也而與之專征何以服王洽之死諸鎮撫勤

王之師先走者幾何人不聞以逗留蒙詰責何以服耿如  
杞之死今一州八縣席卷無遺則廷臣之署曹充位者可  
幸無罪又何以謝韓爌李邦華諸臣之或戍或去豈昔之  
小人一一爲異已驅除者今不難以同己互相蒙蔽乎其  
階之爲後事禍愈有不可言者矣臣於是而知小人之禍  
人國無已時也我皇上爲聰明不世出之主其於賢奸之  
辨何有不燭照數計乃頻年以來上惡私交而臣下多以  
告訐進上錄清節而臣下多以曲謹容上崇勵精而臣下  
奔走承順以爲恭上尚綜覈而臣下瑣屑推求以示察凡  
若此者皆似忠似信之類窺其用心無往不出於身家利  
祿人人知有身家而不知有君父知有利祿而不知有廉  
恥皇上不察而用之則盡天下之小人立於胡端此國事



之所以敗也今天下卽稱乏才亦何至盡出一二寺人下而皇上每當緩急之際必倚以大任此在前日已成覆轍方急急更絃之不暇乃者三協有遣通津臨德復有遣愈益重其體統等之總督中官總督將置總督於何地總督無權將置撫按於何地撫按無權將置藩臬守令於何地是率天下而奔走中官也疆事必無幸矣且小人與中官氣誼一類每相爲引重而君子獨岸然有以自異故天下有比中官之小人必無合於君子之小人有用小人之君子終無黨比中官之君子皇上誠欲進君子退小人爲今日決理亂消長之機而復用中官以參制之是明示天下以左右袒也當是時乃有明於治理如御史金光宸者起而爭之亦天下之昌言也而光宸竟以言見逐嗟嗟言官

亦何負於國哉乃者唐藩拜表而勤王亦有思徐生之徒薪者乎大帥擁兵而不戰亦有問李勉之尊朝廷者乎其他觸邪止佞請南昌之尚方者亦自不乏其人又往往得罪以去遂至天下相顧爲寒蟬之結舌平居無犯顏敢諫之臣則臨難無仗節死義之士此天下事之所以日壞一日而不可爲也至於近日刑政之最舛者成德傲吏也而以贓戍何以肅懲貪之令申紹芳十餘年監司也而以莫須有之鑽刺戍何以昭抑競之典此皆爲故輔文震孟而發遂致引繩批根卽向者驅除異己之故智而廷臣無敢言者皇上亦無從而知之也嗚呼八年之間誰秉國成而至於此臣不能爲首輔溫體仁解矣語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體仁之謂也仰惟皇上念亂圖存豁然永爲皇極之



主首以進君子退小人爲挽回世道之根本於是植人才以資幹濟開言路以斷大猷仍請亟罷三協通律之使責成中外諸臣各修職業不致再以人國爲僥倖則宗社生靈實式憑之而體仁所以爲桑榆之收者庶幾在此乎臣去國之身非不知緘默自全然今天下安危呼吸之日雖江湖滿地總無投生之路卽臣不言又誰爲皇上言之者臣寧言而冒斧鉞之誅不忍不言坐視國家罹危亡之禍也疏入體仁大恨指奏中切諫爲比私亂政顛倒是非在上前擠之上怒廢爲庶人十二月抵家章夫人卒明年先生講學益勤弟子日進或問學貴靜乎先生曰道無分於動靜心無分於動靜故學亦無分於動靜若專求之靜便有喜靜惡動之病非體用一源之學也時武進張清惠公

瑋貞素有聞一日得先生宗旨於門人惴日初惕然曰道在是矣遂渡江謁先生曰讀先生人譜而知學者得力莫過損益二卦懲忿窒慾克己也改過遷善進德也固終身由之不盡也先生曰不然要識乾元乾知大始懲窒遷改綱領也得此綱領則功夫入麤入細皆爲有益不然則少有得力總入人爲湊泊於身心了無干涉豈能直達本源乎清惠曰此旨自元公後不圖今日復聞於先生欲北面執贄先生固辭不受又四年辛巳起吏部左侍郎先是少宰缺廷推數人上俱不允適召對上言大臣如劉某清正敢言廷臣莫及因爲慨嘆久之朝罷特命內侍傳旨吏部擢用先生徵先生入朝先生謂待罪之身分宜屏息田間敢荷賜環殊典乎拜疏辭兼救太史黃公道周明年再疏



辭不允時先生因抱病遲遲不行忽聞松杏寧錦盡失又聞流寇破歸德圍開封蹶然起曰際此時艱豈臣子言病之日乎一日未死一日爲君父之身遂力疾就道宵渡錢塘長吏候送而先生已出北關解維矣次淮安疏三上而病未愈先生感上知遇恐一旦先犬馬填溝壑長負聖恩死不瞑目因備演聖學三篇以獻一曰明聖學以端治本二曰躬聖學以建治效三曰崇聖學以需治化凡數千言上謂儒者濶於事情難施用置之次山東四辭不允進陞都察院左都御史再疏辭不允次新城又辭不允遂抵京召對文華殿叩頭固辭以疾不允上問職掌事宜先生對曰都御史之職在於正己以正百僚必存諸中者上可以對一人下可以質諸天下士大夫而後百僚始則而象之

大臣法小臣廉綱紀肅清憲度齊一由是求之諸御史則轉相飭勵各舉其職而責成巡方其首務也巡方得人則吏治清吏治清則民生安於以化成天下不難矣上曰卿力行以副朕命先生又辭職再三上終不允乃拜命受職出集諸御史申飭之備言所爲潔已貞憲者甚悉且曰如有穢賂彰聞必以白簡從事諸御史各相告戒凜凜奉法先生念國家設立內臺與六曹相表裏爲天下風紀之司固理亂安危所自出則端本澄源之道不可不講乃條六議以獻一曰建道揆二曰貞法守三曰崇國體四曰清伏奸五曰懲官邪六曰飭吏治上當先生議嚴飭諸御史力洗積習加意激揚遂命刊布憲綱條約申明巡方職掌詔下所司著爲令甲又申明巡城職掌曰打喧鬧禁賭博捕



盜賊治娼優逐僧妮參奏打點餽遺裁抑豪橫懲罰奢侈  
察問九門官吏不法請特設三老講鄉約行保甲遇有前  
項遞相舉發重則題參輕則拏問縱奸不舉本官以不職  
論奉旨允行十一月邊方告急京師戒嚴下詔求言先生  
應詔上疏曰皇上以一心爲天地神人之主必務鎮靜以  
立本而無失之張皇安詳以應變而無失之造次至於施  
行急務請首旌血戰死綏之盧象昇以作天下忠義之氣  
亟追戮誤國奸臣楊嗣昌以謝九廟之靈亟逮跋扈悍帥  
左良玉以肅軍紀亟勅馬成名潘永圖戴罪立功以圖後  
效亟勅在事諸臣防關以備反攻防潞河一帶以備越渡  
防通防津防德防臨清以備南下亟以厚貲召募勇敢之  
士以資禦侮亟嚴城守堅壁清野之法以安人心上覽疏

曰責重朕心是也但首旌盧象昇追戮楊嗣昌安能退敵  
乎時考選臺垣人情奔競皆行賄首輔周延儒爲之地先  
生拜疏請嚴考選適太宰鄭公三俊入朝公素方嚴不可  
干以私諸營競者咸懼延儒亦怏怏會三輔震駭行閒急  
須人延儒授意大司馬張國維令其以邊才薦候考諸人  
國維從之且請上親較第用某某延儒從中調旨許焉三  
俊驚詫曰考選部院之事皇上且不得專况樞輔乎遂上  
疏爭之急上大怒召三俊及先生而詰之先生奏曰冢臣  
之意欲俟部院考後別其居官之稱否品行之純疵議定  
進之於皇上皇上再廷試而授之官在朝廷固爲總攬大  
權而在臣等亦得盡職掌萬一若止就面對衡量則一時  
之語言不足盡終身之梗概往往論列明辨者其人多傾



耶條奏質魯者其人率忠樸以言取人失之宰予皇上何以定其流品乎伏乞俯從冢臣之請上終不允宣旨召候考者對畢授職有差所云通賄者皆與焉明年春復當朝會修覲事先生上疏請嚴禁餽遺先期榜示有中書王育民者謁先生贊以書儀爲絳州知州孫順考察地先生揮之去上疏糾之且以自劾乞賜罷斥以爲秉憲無能者之戒順與育民俱革職提問士大夫聞之肅然因拜疏再申憲綱約爲五事以進一曰重臺員之建白二曰定臺員之差遣三曰正臺員之體統四曰覈回道之考察五曰嚴臺員之選轉大都釐飭近習復還舊章期與諸御史更始未幾而熊姜之獄起先是會推閣員有小人粘殿壁列二十四氣之謠皆指言官貪橫狀上知之謂科道徇私下詔飭百官而尤責重臺省有代人規卸爲人出缺等語給事中姜琛爭之曰今日賄賂公行廉恥道喪極矣皆輔臣周延儒倡之百僚靡然成風言官豈無懷忠自好者而陛下一概責之聖諭所云代人規卸爲人出缺果何所見而云然且二十四氣謠言騰聞清禁此必大奸巨慝巧於嫁禍且惡言官不利於己而思中之激主上之怒以箝臣工之口後將爭效寒蟬壅蔽天聽誰爲陛下言之哉上大怒下所司治罪時上開弘政門令廷臣時得面奏事行人熊開元進遂面糾首輔周延儒奸邪誤國利巧逢迎不早放逐及其敗而戮之徒傷國體上領之不能無心動而難延儒勅令具疏疏上語多絀漏又不直指延儒名上益怒立縛二臣同日付錦衣獄先生聞之大驚曰上開弘政門求直言



一日而逮二言官非所以昭聖德也九卿當以公疏救之  
入朝宜昌言其事太宰以下皆唯唯次日進疏又次日忽  
傳密旨衛堂三日內置塚開元死衆方早朝畢皆失色先  
生曰爵人於朝刑人於市古今之通義也豈可無罪而私  
殺諫臣今日宜空署力爭必得改司寇而後已衆許諾申  
刻上御中左門召九卿科道奏事畢有御史楊若僑者薦  
西洋湯若望善用火器先生進而斥之曰臣聞用兵之道  
太上湯武之仁義其次桓文之節制未聞以火器爲長技  
邇來諸臣於安攘禦侮之策戰守屯戍之法概置不講專  
恃火器爲司命任其過一城破一城薄一邑陷一邑豈無  
火器而然哉我用之可以制人人得之亦可制我不見河  
間反爲火器所破乎先臣戚繼光在塞上謹烽燧嚴斥堠  
軍法修舉邊境安寧何嘗專恃火器夫堂堂中國豈無智  
謀才畧之士今不恃人而恃器國威所以愈頓也至湯若  
望向倡邪說以亂大道已不容於堯舜之世今又作爲技  
巧以惑君心其罪愈無可逭乞皇上放還本國以永絕異  
端之根上意不懌先生又奏曰國家大計當以法紀爲主  
法紀修則人心肅人心肅則闔外用命如大帥之跋扈援  
師之逗留輔臣之通賊馬上之送別輦轂之下誰不知之  
實王法所不容當首議處分以彰國法大義琅琅聲徹殿  
陛上爲改容已而問曰當今內外交証如何堵截國家敗  
壞如何整頓先生對曰禦侮之道必先練兵練兵必先選  
將選將必先擇賢督撫欲擇賢督撫必先吏兵二部得其  
人二部得人則庶司莫不稱職於以治天下不難矣今之



持論者但論才望不論操守不知天下真才望出於天下真操守自古未有操守不謹而遇事敢前者亦未有操守不謹而軍士畏威者若徒以議論之捷給舉動之恢張稱曰才望以之取爵位則有餘以之辦事功則不足究何益於成敗之數哉上曰濟變之日先才而後守先生對曰正以前人敗壞皆由貪縱使然故濟變愈宜以守先才他不具論如范志完操守不謹上自大將下至偏裨凡補一官授一職無不得賄數千百金此數千百金者不奪之小民則刻取兵餉所以三軍解體士不用命由此觀之豈不信以操守爲主乎上降嚴受之然意頗不懌大司農傅公淑訓爲採開元開釋求上矜宥上不納給事吳公麟徵顧首輔周延儒曰家貧思賢妻國亂思良相封疆失事不得不

責備首輔熊開元姜採奏劾輔臣干犯天威無所逃罪但採作令時清苦居官儒不得已免冠叩頭請罪望寬宥先生進奏曰皇上方下詔求言而二臣遽以言就吏甚有傷於聖政況朝廷待言官有體其言可用則用之不可用則置之卽有應得之罪亦當勅下法司原情定罪若遽下詔獄終於國體有傷上怒曰朕處一二言官便傷國體假有貪贓犯法俱不可問乎先生益懇懇願以衰朽餘生保其無他上大怒責先生偏黨罪且不測文武班行並戰讐救先生上怒不解指爲開元主使僉院金光宸出班叩頭救先生亦得罪於是先生與光宸出待罪朝房傳旨下法司治罪執政蔣德璟復以先生年老請乃改詔奪官光宸貶秩外授六卿臺省詞林救先生者疏凡數十上孝廉祝淵



又特疏請官上俱不省先生居憲職僅兩月有八日凡掖  
庭朝宁吏治民生皆身任之嘗曰使吾在事三年而中外  
不肅清者請治弱職之罪及彼放深以不得行其志爲憾  
晚近憲度凌夷都御史率依阿諸御史意先生正色諤立  
獨於諸御史執憲綱束之不少假諸御史凜凜敬憚焉時  
郊圻未靖沮不得行先生葛中野服寓都門外問道者益  
衆有南城兵馬董生標秦人也問大學心意十條先生一  
一遞答之於是朝中士大夫皆知宗向先生之學至有不  
得掛冠從先生遊爲憾者進而納贖於先生執弟子禮者  
則張公璋吳公麟徵祁公彪佳劉公理順金公鉉陳公龍  
正董生標暉生日初祝生淵而先生於祁公尤惓惓欲與  
共振風紀效澄清之治明年正月先生南發太宰鄭公以  
偉以大計屆期新總憲李邦華未到職疏請召還先生起  
原官戴罪主計事先生聞之立戒榜舟次自傷在官無狀  
作傷哉行以自謫先生歸大闢誠意之旨著大學誠意章  
句疏曰此章首提誠意而不言在致其知以誠意爲專義  
也致知爲誠意而設如中庸之明善爲誠身而設也蓋惟  
知本斯知誠意之爲本而本之本之斯止之矣亦惟知止  
斯知誠意之爲止而止之止之斯至之矣卽誠卽致故曰  
專義也心所存主之爲意非以所發言也如以所發言則  
必以知止爲先驅而由止得誠轉入層節非大學一本之  
旨矣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本乎天而不雜以人誠之至者  
也自好自惡故自慊此所謂毋自欺也君子所以必慎其  
獨也獨之爲言自也慎者敬德也誠無爲敬則所以誠之



也。由敬入誠，孔門心法也。明年甲申，闖賊李自成破山西，分兵兩道，一下真定，一入居庸。三輔震驚，先生聞警，怖急遺書浙撫黃鳴俊，責其勤王曰：「今天下人心死矣。幕府當挺身犯難，振鐸先驅，庶幾使天下知人臣之誼有投袂而起者。遂大會紳士，痛言君父蒙難而坐視者，非人臣吾輩當破家殉國，效同誓之義。會者寥寥，先生嘆曰：「人心如此，天下事可知矣。乃自輸若干緡，遣撫軍趣其啓行。鳴俊猶豫竟不成，一旅徬徨者彌月。五月二日，門人秦弘祐、錢永錫、王谷、倉復告北都陷，及上投繯狀。先生怛然震絕，頃之諸生數十人，連奔告先生，跣而號迎，謂曰：「當日既不能戮力圖君，今又不能身先討賊，夫復何言！願諸生斬我頭，以謝先帝。諸生泣進曰：「先生負天下之望，一死不足以塞責，必縞素發喪，聲春秋之大義，復君父之大讐，定社稷之大難。先生何遽言死？先生奮膺曰：「諸生責某是也，敢留殘命爲衆率先，遂荷戈而出。諸生從之，蜂擁者數千人，莫不感泣。集紹興衛廳事監司王廓至，先生泣以告，廓愕然，不出一語。移時而散。先生曰：「王公不足與謀，當見撫軍圖進取。越日抵會城，諸生及子某從先生泣告撫軍黃鳴俊，令其卽日發喪，整師北討。鳴俊曰：「事或未確，宜鎮靜以安人心。先生勃然憤赤曰：「君父變出，非嘗公專閫外義當枕戈泣血以激同讐，乃藉口安民作遜避之計，豈忠臣烈士所扼腕而望公者哉！鳴俊慚靦而退。越日復來，先生固請發喪。鳴俊曰：「故事發喪必待哀詔，今何據而行？此先生曰：「嘻！儲君嗣位，方有哀詔，今日安得哀詔乎？當此九廟震驚，君無



社稷爲人臣子死亦晚矣尚敢藉口不知食稻衣錦以俟  
哀詔乎卽不發喪亦當行廟哭禮鳴俊從之於是先生躬  
先易縞首加尺帛行禮於宿聖觀撫軍及藩臬郡縣薦紳  
縫掖吏民會者數萬人躡踊慟哭聲震天地行禮畢先生  
復請師期鳴俊以衣甲器械未備對先生曰三軍先發諸  
甲仗續進可也前請公勤王而公不應今日可再作觀望  
乎若懷猶豫持兩端吾儕當蹈東海而死耳不知公將何  
面目以見先皇帝於地下鳴俊不得已陽諾先生而陰囑  
幕客以封守爲言先生淚下頓足曰封守者君父之封守  
今君父殉國四海無主尚欲守此千里提封付之誰氏而  
吾儕又爲誰氏之民乎趨帥愈急鳴俊終不行先生益憤  
憤乃倡同讐仗義討賊適越守于頴至自南京贊決甚力

乃與章公正宸共推先生爲盟主痛哭誓師草檄布告中  
外又合吳公太沖熊公汝霖及舊淮撫朱公大典詞林金  
公聲相商畫討賊方略福王監國南京改元弘光赦書至  
矣吏部特疏爲先生曰一麾不染之操百折不回之節學  
問本乎誠正非孔子不以教人經濟獨鄙富強惟堯舜可  
以事主詔以原官起用先生乃拜疏自罪兼辭職謂臣不  
致死於賊亦當歸死司敗其敢辱明綸而叨特簡乎謹席  
藁瀝血守死待斃時上方奪先上詔報憂患相依不得以  
難進爲辭先生乃縞素登舟顧門弟子曰此赴國難非之  
任也遂上疏申一賊之義其一曰據形勝以規進取江左  
非偏安之業請進而圖江氣鳳陽東扼徐淮北控豫州西  
顧荆襄而南去金陵不遠則請一曰陛下親征之師從此



進兵北伐秦晉燕齊必當有響應而起者其二曰重藩屏以資彈壓淮撫路振飛坐守孤城以家屬浮舟於遠地是倡之逃也於是鎮臣劉澤清高傑遂相率以家屬寄江南尤而效之又何詠焉按軍法臨陣脫逃者斬則一撫二鎮之罪皆可一也而撫臣必先治撫臣之罪而後可行於鎮臣但請加重撫臣專權責以彈壓鎮臣無多設督臣以滋掣肘其三日慎爵賞以肅軍情今天下兵事不競極矣無故而施封典既已兵燹起而士卒猶不能宿飽益增度食之呼將官兵騎有自來矣今請陛下分別各帥之封賞孰應孰濫輕則量收侯爵重則并奪伯爵夫以左帥之恢復也而應封焉劉之敗逃也而亦封又誰爲不封者武臣既封文臣隨之外廷既封中璫隨之臣恐天下聞而解體也其四曰核舊官以立臣紀燕京既破殉難諸臣已經優卹此外有受僞官而叛者有受僞官而逃者有在封守而逃者有在使命而逃者宜分別定罪爲憲將來溫旨褒答自上登極以來不聞告廟誓師而爭修定策功諸鎮稱兵讐殺彌以封爵逆案諸臣詔勿禁遏先生憤愕因再疏糾中外不職諸臣之罪曰賊兵入秦踰晉漸迫畿南京師坐困遠近洶洶獨大江南北晏然而二三督撫曾不聞有遣一騎以壯聲援賊遂得長驅犯闕坐視君父之危亡而不救則封疆諸臣之坐誅者一逮凶問已確諸臣宜奮戈而起決一戰以贖前愆何以仰聲息於南中托言固圍之策卸兵權於閩外首圖定策之功則封疆諸臣之坐誅者又一新朝既立謂且不俟終日遣師北伐不然馳一介







英入朝進宮安一世陰謀定策之說欲以竄德臣吏掌  
科李沾和之說謂孔昭遂許太宰張慎言爲其引舊  
輔吳姓舊太宰鄭三謂而不及迎駕數臣廷辱之朝堂人  
譁士英乃薦逆案阮大鍼知兵上令冠帶陞見又命內臣  
盧九德提督京營先生不勝陰陽消長之懼乃拜疏爭之  
曰方陛下之龍飛淮甸也天實與之人焉故焉乃有護躡  
微勞入內閣晉中樞官銜世廢晏然當之不疑者非先鳳  
陽總督馬士英乎因以鳳督之入更司馬之出謂敵將  
亦士英也於是吏科謂李沾侈言定策挑激廷臣構  
成水火之形矣誠意伯劉孔昭又以功賞不均發憤蒙臣  
致朝端之上哄然聚訟紀綱掃地矣諸臣之品不同而比  
類相從大抵有拔茅連茹之象焉於是羣陰翩翩起矣借  
知兵之名則逆案可以燃灰寬反正之路則逃官可以導  
引兩家賓客互相譏亦互相挾而其相與彙征而進者正  
未有已時也於是閣部諸正臣次第言去矣中朝之黨論  
方興何假圖河北之賊立國之本計已疎何以言匡攘之  
畧高傑一逃將也而奉若驕子浸浸有尾大之憂維揚失  
事至不難遣撫臣道臣以謝過安得不長其桀驁則亦恃  
士英之卵翼也劉黃諸將各有舊汎而置若奕棋洵洵爲  
連雞之勢至分割江北四鎮以慰之安得不競起其雄心  
則皆高傑一人有以倡之尤可慮者京營一旅自祖宗以  
來皆勳臣爲政樞貳佐之陛下立國伊始正可講求祖制  
以煥新猷而不意又有盧九德之命所云居重馭輕之謂  
何則士英又有不得辭其責者矣總之小人與宦官相爲



表裏自古未有宦官典兵而天下不壞者尤未有小人用  
事而大將能樹功於方域者惟陛下首辨陰陽消長之機  
亟勅士英仍出督師鳳陽聯絡諸鎮次第決用兵之策有  
不用命者立以大法處之史可法卽不還中樞亦可自淮  
而北歷河以南別開幕府與士英相犄角若夫京營提督  
亦在陛下獨斷而寢之書之史冊允爲弘光第一美政則  
宗社幸甚奉旨忠言讜論朕所樂聞卿風憲老成速入來  
諸凡大政以俟面諮次丹陽又請退不許時先生尚不欲  
入朝又以立國伊始誼存匡濟於心終不能忘一日傳聞  
皇太子并二王凶問不勝號涕曰讐恥若此北伐無期將  
何以見先帝於地下乎遂決意趨闕至南京寓蕭寺時四  
鎮暨士英見先生糾疏日一方懷憤恨百計尼先生進會

浙撫黃鳴俊提兵入覲抵京口與防江兵爭殺事傳京師  
士英乃爲蜚語播中外指疏中請上移驛鳳陽親征闖賊  
爲不軌顯狀暗購浙撫兵欲與史公謀廢立且曰某固三  
案中人素不利於陛下上愈畏懼不召面諮於是羣奸並  
起高傑劉澤清遣人刺先生見先生與二豎子淹薄蕭寺  
衫帶皆故敝筥篋枵然不知其爲都御史也相與慨惜而  
去時先生因先帝喪服未除大讐未復不敢受職凡上疏  
稱草莽孤臣以志痛也士英見疏飛章攻之謂自古未有  
當新君嗣服之初敢行定策之誅某負海內重名自稱草  
莽孤臣以示不臣於天子劉澤清亦參先生先生抵京始  
知之見朝畢止典善寺卽拜疏引罪且糾士英曰士英因  
臣追痛先帝遂坐臣以目無君父又因臣喪服未滿自稱



草莽孤臣并坐臣以不臣天子臣死有餘辜臣不足惜但使天下痛及先帝者卽謂之不臣是顯爲亂臣賊子立赤幟也又何有於皇上乎夫士英所亟亟於自鳴者定策之功也臣豈謂定策非功惜其所以居功者猶未盡也使士英而果居定策之功則今日旣坐中書之堂復管樞務之重三月以來何事不可辦將謂東除西蕩立取讐人之首懸之闕下祖宗疆土盡奠版圖而何意其至今全無經畫也卽今江北四鎮岌岌乎有分崩離析之憂不聞士英居中調度聽其各相雄長使進無恢復之圖退鮮畫江之計日復一日敗局難收士英將何以保全功名不終負恩於皇上乎臣願士英終以古大臣之道自處而無挾偏心矜氣以待天下士使小人得借爲援致他日成朋黨之禍則世道之幸也復糾澤清曰臣惟國家之所以長久而弗壞者恃有此綱常法度而已矣以正官常以範庶類中外文武之等秩如也本朝受命三百年未有武臣參文臣者尤未有武臣無故而欲殺憲臣者更未有武臣在外而輒操廟堂之短長使士大夫盡出其門者有之皆自澤清始至澤清所欲殺臣者朋黨之說也所謂黨人久已丹沉碧化而臣尚偷視息於人間至此當殿後而死矣何待澤清言獨澤清尚自許國勞臣乃敢遂行君側之誅如溫卓故事朝廷安可置之不問耶臣忝列大臣義不受辱仰惟皇上發下廷議應否誅臣少存法紀之萬一卽臣罪應誅幸而不見殺於盜賊之手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疏入不報劉澤清高傑劉良佐黃得功劉孔昭各有疏攻先生先生以累疏



留中羣奸又迭相攻詰義難受事復堅辭不允乃下勅諭百官云諸臣各宜和中集事息競圖功庶幾君臣之間禮全終始先生聞之滋不自安遂拜命受職請陛見欲面陳機宜上中士英聞遣中使傳免先生涖任見朝政濁亂卽拜疏請肅風紀曰臣願陛下先求之正心之地心正而朝廷從之百官則而象之其爲綱紀之地肅如也於是有內閣以論思有六卿以分猷有臺省以封駁有百執事以奔走禦侮相與各舉其職業而天下治矣是故內閣而干六部之事任爲專權六部而承內閣之風旨爲亂政臺省而依附閣部爲植黨介胄而與議朝政爲要君外官而通賄朝士爲作奸而尤重各衙門交結近侍之禁犯之者爲罔一行私則臣院皆得過而問之若臣院自長官而下或律

身不簡或守法不嚴或持祿固寵或黨邪害正或動博風聞或毛舉細事有一於此皆屬溺職臣院溺職則各衙門皆不得其職而推之天下之大可知矣其敢逃陛下之斧鉞乎奉旨允行先生又念新朝刑政無如從逆一案當首嚴閣部九卿大臣次及封疆大吏卿寺臺員詹翰手定六等罪案二百八十五人會同法司上請又嘆在位多一丘之貉事終阻格難行曰吾姑在臺言臺耳乃特舉從逆御史喻上猷等三十五人劾之又糾蘇松御史周一敬爲巡方不職之戒并及東陽知縣姚孫棐爲營謀考選之戒時自京師達外吏賄賂公行乃拜疏請清輦轂以澄清天下凡京師之與外官交際也朝覲有餽進表有餽考滿有餽考選有餽不時候問有餽其鑽營之類則吏部有頂替之



餽有陞遷之餽有簡缺之餽兵部有大帥之餽有參遊之餽有守把之餽而臺省每爲之居間受賄亦畧相似此外有廠衛之打點又聚京師之金錢半歸之廠衛之門於是外官轉相效尤任意攫取有歲節之餽有舉子之餽有營薦避劾之餽合而觀之自京師達外吏層累而下必取之縣令縣令操一極重之勢始不得不誅求小民於是有火耗有羨餘有紙贖有罰穀有折里役有科派大戶未已也官之火耗一而吏胥之火耗且十官之兌頭一而吏胥之兌頭且十官之罰贖一而吏胥之罰贖且十官之折里役派大戶者一而吏胥之折里役派大戶者且十縣官又得一一以爲谿壑地劫其囊之十五以取媚於中外各衙門僕僕如莊家嗚呼吏治盡矣小民安得不流離以死且盡

化爲盜賊也今而後士大夫有苞苴及門者許五城兵馬御史糾之外官不法撫按糾之縱不舉者從重典論奉旨允行又頒禁約十三款於五城御史曰賭曰盜曰私娼曰酒館曰畜娼妓彈唱曰梨園晏戲曰梨園賽愿曰遊僧遊道曰勳戚家人不法曰內官家人不法曰各衙門打點賄賂曰遊兵曰廢閒官吏囑託曰山人墨客小者盡行禁止次者驅逐大者題參士民莫不舉首加額曰海都爺再來也相率至院門訟寃抑者曰相集又疏申明巡方職掌倣周官六計一曰廉善責招撫也二曰廉能責開墾也三曰廉辨責均役也四曰廉法簡獄訟也五曰廉政責教化也六曰廉敬責備禦也又上疏糾少司馬阮大鍼并糾勳臣柳昌祚閣臣馬士英士英拂取旨誚先生又陰託其親知



大宗伯錢謙益來謁委曲說先生當以君子化小人不幸而小人讐君子則害國今士英委心向先生願且無拒士英說至再三先生不答士英知先生終不可回乃因再疏請告白上予馳驛歸時覃恩凡爵九列得賜宮銜先生謂國讐未復固辭不受并卻所致俸祿上不允遂拜疏辭朝謝恩幅中草履出都門士民皆失色或有揮淚者莫不切齒權奸而唾罵焉自先生行內閣高公弘圖姜公曰廣太宰徐公石麒及臺垣之修正者皆引去朝寧無留良焉十月抵家三疏辭恩典上終不允詔給誥命自曾祖以下皆如先生官晉榮祿大夫加太子太保自此羣奸並進亂政亟行以苞苴爲命令以媒孽爲功能甚且乖刺及於三朝訾毀加於先帝屢欲興大獄坐先生以黨首彈射無虛日

而國統遂以再絕嗚呼先生還山杜門引罪每以所缺一死爲憾語及北都事輒潛然出涕曰吾安得從先皇帝於地下哉自聞變遂素食至沒齒不茹葷時門人以論學請先生曰吾入山惟恐不深求死惟恐不速今乾坤何等時尚欲從容擁臯比以講道論學乎此所謂不識人間羞恥者也五月南都復失上踉倉出奔黃得功營劉良佐先降招得功方對語裨將射得功貫顛死遂執上奔長左營良佐挾上以降士英擁兵奉太后東奔浙撫軍以下郊迎先生聞之曰士英亡國之罪固無所逃焉有身爲宰相棄天子挾母后而逃者某恨不能手刃國賊豈涉江而向諸公迎之也亟請監司于穎畫江固守穎不從太后命監王監國杭城先生聞會城有主亟請于穎集丁壯爲城守計又



移書祁公彪佳章公正宸熊公汝霖趨其入郡共治戰守俱不應亡何士英東渡錢塘郡中驚駭先生謂穎曰馬兵不北進而東來蓋逃也逃則可誅也馬兵一來并提督馬兵之公侯將相而來矣皆逃也逃則可誅也繇是推之凡屬吏之遷移家屬者皆逃也逃則皆可誅也幸執事先將倡逃者率士民誅之則布置自有次第矣穎又不從時潞王左右皆南國大奸日俟北信爲迎降計並無謀及戰守者杭城又失諸大帥盡散潞王具款降六月十五日先生聞變方進膳推案慟哭曰此予正命時也遂絕粒僵臥榻間家人捧糜以請先生揮之曰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分義然也姚江張生應曄呂生滋來謁先生憑几而見之應曄曰今日繫天下之望者先生也潞王雖降浙東猶有魯

惠二王宗室有楚將軍且黃公道周未越境也曷不與之共圖大計亟擇諸王之賢者立之此千載一時也先生何遽言死先生曰吾自分有死無二北都之變宜死南都之變主上出逃監國納降普天無君臣之義又宜死今日不死尚俟何日亦非敢置國事於度外也乃心欲爲人臣存大義於天下耳應曄曰不然今日所論者宗社爲重先生需一死以存宗社高皇帝以下之靈實式憑之夫死非先生所難處死爲難死而有益於天下事死之可也死而無益於天下事奈何以有用之身輕棄之先生曰吾非不知爲事賢於捐生顧予年老力不能勝匡復之事聽之後人已矣且子之所言異日不可知之功予之所守人臣之正也身爲大臣敢舍今日之正而冀異日不可知之功乎謝



罷之應曄又反復勸先生出城圖計畫先生曰國存與存國亡與亡古之制也吾將安之乎時越中皆爭醵金犒師爲輸降計應曄知先生志不可奪卽以死激之曰城降矣卽欲死非先生死所先生色動曰姑從子出城觀變遲數日授命耳進少廉遣人訪黃公道周邀章公正宸暨熊公汝霖入郡城圖恢復詰朝起盟辭家廟出居郭外越日熊公通書相期曰今日宜別擁賢王畫江固守先生復以書督之曰足下有意高皇一綫急宜捐軀入郡吾輩斷無生路行亦死止亦死做事亦死等死也與其墨墨而死無寧烈烈而死況事尚可爲乎若不做事便合速死矣熊公謀舉事邑人覺而欲殺之逃匿山中章公以書辭蹤跡黃公無所遇張呂二生亦竟去通判張愷賁圖籍率子矜渡江

輸降先生聞之知事不可爲益毗裂復絕粒門人王毓著自沉柳橋死爾書先生曰毓著已得死矣幸先生早自決毋爲王炎午所弔先生見書曰王生且死我尚何需遲乎婿秦祖軾上書謂江萬里身爲宰相義難苟免先生非萬里比因援文謝袁闓故事言死尚有待先生荅之曰北都之變可以死可以無死以身在削籍也而事尚有望於中興迨南都之變主上自棄其社稷而逃僕在懸車尚曰可以死可以無死以俟繼起者有主也今監國降矣普天無君臣之義矣猶曰恃吾越爲一城一旅乎而吾越又降矣區區老臣尚何之乎若曰身不在位不當與城爲存亡獨不當與土爲存亡乎故相江萬里所以死也世無逃死之宰相亦豈有逃死之憲長乎若少需時日焉必待有疊



山之徵聘而後死於義未嘗不可然疊山封疆之吏非大臣比且安仁之敗而不死終爲遺憾宋亡矣猶然不死尚有九十三歲老母在堂戀戀而不決耳我又何戀乎語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夷齊之所以猶得採薇於首陽者以其尚有逃地也今何地乎君臣之義本以情決舍情而言義非義也父子之親固不可解於心君臣之義亦不可解於心故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今謂可以不死而死可以有待而死而早死頗傷於近名則隨地出脫終成一貪生畏死之徒而已不見王玄趾赴水而死乎所謂士死義者也王玄趾真可以不死我又非玄趾比也以玄趾之死決我之死萬萬無逃矣好名好利殉義殉情皆可弗問矣繫之辭曰信國不可爲偷上豈能久止水與疊山

只爭死先後若云袁奉臯時地皆非偶得正而斃焉庶幾全所受又囑我考曰祠事要交盤明白不能容情作不結之局義田不可一畝分動少存區區之心以報祖宗耳死後棺用舊制殮用孝衣銘旌勿書官殯在鳳林弗請做葬文勿刻文集末復懋懋昂之進修亦繫以辭曰子職未伸君恩未報當死而死死有餘悼二十五日早起衣冠乘小舟駕言入鳳林辭先墓過西洋港舟中再拜叩頭曰老臣自揣力不能報國願以一死明臣義遂投洋中舟行數十丈而先生尚浮水面舟子挽權救先生卻之曰吾欲死於此矣毋悞我顧良久終不溺舟人固掖而起幅巾猶未濕乃乘肩輿進鳳林辭先墓再拜哭而告之曰某生也遭親之窮某死也遭君之窮居官而遭時之窮爲學而遭道之



窮生不能見親之面死不能安親之靈皆某不忠不孝之所爲也今遘國奇凶君死社稷某將從先皇帝於地下然不敢投繯自刎傷親遺體竊倣夷齊之首陽諒吾親所深許者也自今以往永別二親矣捶膺頓足失聲長號旣呼父母復呼皇天聲甚悲楚震動山谷氣絕復蘇踞地而坐困憊彌甚不能起立扶掖而後登輿因指其地謂輿人曰吾五月遺腹未奉親顏死後當殯吾於此輿人皆淚下夕暫息靈峰寺是日會城貝勒微書至我考進靈峰入告先生曰吾所以隱忍至今者以熊兩殷諸君相訂也今已矣吾止盡今日之事而已矣遂口授答書曰遺民劉某啓國破君亡爲人臣子惟有一死七十餘生業已絕食經旬正在彌留之際其敢尚事遷延遺玷名教取譏將來某雖不肖竊嘗奉教於君子矣若遂與之死固某之幸也或加之以斧鉞焉而死尤某之所甘心也謹守正以俟口授荒迷終言不再原書不啓封還之自此勺水不入口矣我考迎先生至會稽楊浜邨止秦氏寓寢婿秦祖軾入侍復勸先生圖匡復先生曰弗入吾耳士可殺不可辱徵書來辱我甚矣復何爲乎次日先生口吟絕命辭曰留此旬日死少存匡濟意決此一朝死了我平生事慷慨與從容何難亦何易祖軾欲筆之先生曰偶然耳吾感熊兩殷而賦此婿王毓芝來候因語及弟毓著殉節事先生淚下曰冥途有王玄趾爲侶相對談心不亦樂乎吾講學十五年僅得此人毓芝曰先生心境如何先生曰吾有三樂他人生不可以對父母妻子吾死可以對天地祖宗他人求生不



得生吾求死得死他人終日憂疑驚懼而吾心中泰然如是而已又謂祖軾曰爲學之要一誠盡之矣而主敬其功也敬則誠誠則天矣若良知之說鮮有不流於禪者又曰吾日來靜坐小菴胸中渾無一事浩然與天地同流蓋本來原無一事凡有事皆人欲也若能行其所無事則人而天矣又曰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今而後知孟子所言人能無以饑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明乎此其於道也幾乎先考請訓先生曰嘗將此心放在寬蕩蕩地則天理自存人欲自去矣又曰做人之方盡於人譜汝作家訓守之可也又曰下蔣豎碑於墓道之南顏其額曰有明秦臺先生藏衣冠處子某婦某合葬之墓言訖泣然下淚曰吾生平從無言及二親以傷心之甚不忍出諸口也已

而曰胸中有萬斛淚半灑之二親半灑之君上時門人溥金華起義復勸進少飲先生曰占人一飯之德必酬我一窮秀才官至左都御史焉得不死語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功利之說昌此國事所以不競也死則死耳何勸爲門人張應熬在侍攜其手曰學問未成全賴諸子徐厲聲曰爾曹勉之弗交臂事人可也初五日早覺先生撫膺曰吾事已畢此中甚涼快祖軾因問先生不以他端立決必欲絕食而死非但從容就義或欲爲全歸之孝乎先生首肯初六日先生命家人扶掖起幅巾葛袍肅容端坐有頃遷北首臥以示北面對君之義又明日門人以祁公世培殉節狀告先生已不能言但張目拱手者再復命取几上筆硯先生捉筆書魯字門人曰先生問魯王



監國事乎先生頷之又明日戊子爲閏六月初八日早覺若將逝者家人環聚而哭先生搖手止之兩足如冰旣而腹旣而胃至午後惟額上一點微溫耳戌刻氣絕雙目炯炯比至闔棺視猶未瞑前後絕食者兩旬勺水不入口者旬有三日越歲六十有八遵遺命殮以深衣幅巾皆用素書其旒曰皇明戡山長念臺劉子之柩八月殯於鳳林考妣墓側遵遺命補廬墓也越三年戊子十二月七日遷於下蔣之原暨夫人合葬明年己丑二月諸門下弟子迎先生神位入證人書院定春秋二祭於仲月之三日設祭儀定樂章仍發明誠敬之旨以引進後輩如先生在日歲以爲常先生上世四代單傳零丁孤苦不可言狀自曾大父以下七喪未葬先生乃卜地於會稽獨菱山以次窆秦亭

公暨太夫人塚藏不吉改兆於雲門之鳳山凡再啓藏而藏事先生戚若初喪哭而告墓曰生六十四年而始葬吾親此生何苦死六十四年而重見吾親吾生猶幸聞者傷之先生尤謹祭祀大母章夫人相之牲醴必戒齋宿必虔冠服必素臨祭必哀又增廓圭田以備粢盛俛世有常供又於廟制多所釐正勒爲祀典與祭義相表裏南洲公捐館立祠曰先師定春秋祭禮配以考妣戒子孫百世不祧志教養也亦置圭田以遺章姊早寡又悲太夫人之棄養也乃以事太夫人者事姊撫其孤養之家如己子始祖以下置祭田一百四十畝以供烝嘗又於本宗疎數之親倡置義田一百五十八畝以賑貧窘寓激勸於存卹定爲居室三有以風宗人袒免以內窮無告者曰於我養吉凶之



禮不舉者曰於我侪子弟長不能授經者曰於我具胸脯先生念宗系不輯則紊於是乎綜之以譜遡源流序世次立列傳詳內則俛後人之足徵又視其人之善惡加筆削示褒貶使宗人知所勸戒家衆不齊則亂於是乎授之以約宗有長有老有幹有糾而事則質成於宗長月朔告廟舉善惡以示勸懲劉族大而囂難教勅先生秉家政一以宗長命行之無違言服習既久仁讓興焉二十年舉宗無有訟於官者由是而比隣而鄉而邑而郡質平者必之先生得先生一言嚴於士師無不敬服居鄉多惠政嗾饑先生策賑之越郡滂賑之如嚙越比不登有司命城鄉平糶先生謂非本計建立社倉以饑戶分三等或行賑或平糶又視人之善惡以示激勸境內永賴焉天鄉故受麻溪水

通江湖爲患余公煌議修也

先生令停修麻溪於壩

外五里捐貲別築茅山開視水之高下通啓閉拒滙汙民皆食其利至今尸祝之先生雅不與公府事故郡縣長吏有竟任不得見者然遇風致所關民生疾苦則力持之無所諱避若表沈烈女周孝慈之節白戴王恩欽賊之誣責郡守杜其初漁食富民之惡發縣令私加南漕之奸繩責長吏某某賊墨害政長吏至不敢過門先生與人交始若難合合則生死患難不以易心人有善爭下之見過則規之無所隱生平以學業推服者許恭簡公一人而已其次則高公攀龍劉公靜之以名節相勸勵者則丁公元薦魏公大中趙公南星鄒公元標馮公從吾楊公漣左公光斗王公之案周公起元繆公昌期周公順昌周公宗建黃公



尊素後先以學業請益者則張公瑋倪公元璐孫公慎行  
吳公麟徵范公景文李公邦華施公邦耀黃公道周劉公  
理順成公德金公鉉祁公彪牛熊公汝霖孟公兆祥吳公  
執御葉公廷秀余公煜陳公龍正章公正宸陳公子龍王  
生毓著潘生集韓生位祝生淵惲生日初陳生道永吳生  
蕃昌張生履祥周生卜年張生應鰲周生濬沈生蘭先徐  
生光球葉生敦良來生蕃皆以學行名節著稱者也初章  
公居諫垣祁公起河南道久之無所言先生皆以書責之  
二公並以諫顯吳公之死難也既自經爲家人所救祝子  
淵來唁吳公曰曩予問道劉先生謂人之初念未嘗不善  
以轉念失之者比比授命予初志也卒死之祝淵以上書  
救先生下詔獄掠治無移辭國變死之其餘執贄稱弟子

者海內不下千人先生自治絕嚴同籍御史徐縉芳稔先  
生貧不克襄葬餽百金辭曰樹墓囑丁長孺先容先生答  
書拒之曰百金之餽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即使君有  
以處僕乃僕則何以自處也已矣幸勿汗我先人墓上石  
御史慚服不敢復言丙子內召當乘傳先生謂不以官召  
不當乘傳乃自治舟輿後赴北銓應南憲亦如之先生故  
儉約淡嗜欲寡言笑薄滋味自太夫人棄杯棬益自菲薄  
危椽破屋寒士弗堪先生著書講德肄習討論孜孜矻矻  
樂在其中五十年如一日也先生之學從主敬入中乃進  
之慎獨晚乃反之一誠以達乎天焉故嘗曰敬則誠誠則  
天而又以慎獨爲達天之要當其盛年膂力方剛勵進之  
勇見乎時色居恒凜凜以莊見憚迨其晚也臻乎自然左



右逢源使人望之欲就卽之可親油油然其不忍舍以去也竊嘗合諸子而論之道統之傳自孔孟以來晦蝕者千五百年有宋諸儒起而承之濂溪明道獨契聖真其一主靜其一求仁皆直達本體廓披聖域徹上下一天人合內外動靜而一致之體陰陽太極於日用使千載不傳之學復明於世其爲孔門正宗無得而議矣朱子生數大儒之後而接其源流剖毫析芒簡疑別異學凡數變致於精一周程之道賴以益明又二百餘年而陽明子倡致良知之說以救之復故有證同然摧陷廓清其有必與焉道甚大然門弟子不能通其意謂卽心卽理卽行卽本體卽工夫而畢竟偏內而遺外有本體而無工夫及其弊也情識熾然龍溪海門竟以參悟爲宗旨識認爲工夫懸空想

象索吾道於虛無影響之間認賊作子異端佛老錯然並投猖狂恣肆橫行而無所忌弒君篡國接跡而不禁怪使聖道之範籬盡撤而良知之說又窮於是先生起而言誠意之學蓋意者心之幾知之會至善歸宿之地而物之所以爲物也其爲物不貳故曰獨格此之謂格物致此之謂知本知此之謂知至故格物致知爲誠意之功非誠意之先又有所謂格致之功也必言誠意先致知者正示人以知止之法欲其止於至善也意外無善獨外無善也正心以往則舉而措之耳故誠意者大學之專義也前此不必在致知後此不必在正心亦大學之了義也故意誠而天下之能事畢矣是先生之學無內無外無動無靜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同朱子之窮理而守其約合陽明子之良知



而舉其全折衷羣儒以歸至當總周程而上接孔氏實為明儒之冠又何疑哉先生言學之書有第一義等說原旨讀易圖說易衍皆卓然明道之書證學雜解以正學術之繆末章歷叙斯道之晦明而覺世之責挺然自任矣人譜為作聖之階梯證人社約為入道之津梁其他著述大者為經籍考本朱子儀禮為經禮記為傳之說而為之詮次芟其蕪蔓無當者名曰儀禮經傳考次家語考次古學經曰小學則曲禮少儀內則玉藻王制凡五篇曰大學則取戴記古本而參之以高忠憲崔后渠及曹魏石經而折衷之曰大學古文參疑凡七章又以文王世子合大戴保傅篇為學記上篇原學記為學記下篇總名之曰古學經序十三經首尊其道也定四書曰論語有學案曰曾子有繹

註曰子思子曰孟子又定後儒為十三子曰董子文中子周子程子程叔子張子朱子陸子曹子川薛子吳子康胡子齋王子又輯古小學集記首學的次躬次六藝終之以聖統為內聖之學古小學通記首政本次問官次入官終之以王道為外王之學聖學宗要孔孟合璧五子連珠聖學喫緊三關明儒道統錄方正學錄粹王陽明傳信錄古易抄義人譜雜記中興金鑑錄保民訓要鄉約小相編鄉書廣鄉書天樂水利錄昌安社倉記古小學證人錄鄉賢考劉氏家譜劉氏列傳劉氏內傳劉氏孝義傳芳劉氏祀典劉氏世澤編太夫人表貞錄學言會語奏疏詩賦文集年譜外集皆珍藏笥中未得刊鏤先大母章夫人誥封淑人贈夫人有賢操性剛而儀整總家政以攻苦力作為先與



先生性相合及卒先生諡之旣曰孝莊爲誌墓先生并附以自況因冠以劉子合葬豫志云子一曰洵卽不孝孤士林等之先考也以先生官京兆時補官生宗承家學體備發揮見於居身應世者粥粥兀兀不以危殆隨時窮約改度遵守遺訓無敢少違屏世務絕交遊坐臥葢山小樓者二十年足跡未嘗及廳事四方之人縉紳之士聞名而造謁者輒以病告辭匿弗見或泛舟遠避髡自毀幅巾編服啜粥茹素無日不涕泗交流以不得從先生於地下爲憾終其身如一日也夙興夜寐惟以先生之大葬未襄遺文未梓理學未傳志願未申抱終身之恨先生門下士甚衆而卒能守其道而傳之者惟我考一人而已蓋已類輯先生著述成全書排次先生生平爲年譜矣其餘諸書莫

不孑錄無寒煥未嘗釋卷洵稱吾儒世嫡無忝也竟以哀毀過節成疾而歿歿之日友人私諡之曰貞孝先生娶光祿寺少卿周公夢尹女卽不孝孤士林等之先慈也女三長適陳剛次適王毓芝三適秦祖軾皆邑庠生孫男四長茂林娶御史忠端黃公尊素子宮生宗義女次士林娶吏部尚書商公周祚子太學生承祖女次長林娶江西寧泰參政祁公承燦子貢生駿佳女次道林娶副總戎定國將軍吳公用宣子庠生元邁女繼娶陳公某女孫女一適世襲錦衣衛都指揮同知吳公孟明子別駕邦定子善楨曾孫十六人爲茂林出者四曰景忠景義景孝景廉爲士林出者四曰景文景賢景德景勳爲長林出者五曰景元景毅景向景靖景亮爲道林出者三曰景遂景龍景憲曾孫



卷之二十四  
女十一人爲茂林出者三爲士林出者二爲長林出者二  
爲道林出者四先生歿後魯王監臨於越唐王建號蜀中  
各有贈諡我考俱以疏辭嗚呼先生以死義終不知者遂  
以氣節概先生是豈知先生之哉蓋以氣節重也者非重  
氣節者也傳不云乎口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乾之上  
九曰進退存亡不失其正其惟先生之謂乎夫一死不足  
以盡道而盡道者嗚呼不能逃此一死也然則先生之死也  
變也而先生之所以死則皆出於生平學問之功誠之至  
慎之極變而不失其正者也觀其從容就義不傷於急迫  
不失於後時戀戀於君復戀戀於親全而生之全而歸之  
不虧體不辱親忠孝兩全仁義兼盡與夷齊之首陽曾子  
之易簣孔明之出師文山之正氣兼而有之非天下之至  
誠其孰能與於斯嗟乎社稷有先生而社稷益光先生有  
一死而先生愈重信乎可以扶皇綱植人紀參天地而爲  
三也若夫恢復心體之量合內外一天人舉昔人之所讓  
棄於佛氏者一朝還之吾儒使人人知有父子君臣之道  
衣冠禮樂之風忠孝廉恥之節廓清之功不在禹下卽其  
闢邪說拒跛行放淫辭掃蕪蕪而開正路近維紫陽之學  
緒遠接洙泗之淵源其功又豈在孟子距楊墨下哉因就  
我考所編年譜摭其言行之大綱而爲之述其梗概如右  
匍匐哀請當世大儒君子得賜片言以光泉壤以垂永久  
則不孝士林等死且銜結不朽矣



劉子全書遺編卷之二十四終

山陰後學

少致舊九校刊

吾道之昌於吾越自尹子證人之學始至劉子而證人之學成故尹猶大春也劉猶大冬也若紫陽則博文而道舒姚江則守約而道斂猶之夏發榮而秋落實焉至於冬而天地之性於是乎畢見萬物之理於是乎備昭學統之全與歲功等讀劉子全書乃覺承三哲而合四時含貞德而包元氣至哉其茂以加矣聞之賢裔薪儒曰全書之刻肇於國初自書版提入禁書局有分別存芟之令而版既出不得歸原書亦少存本今之刻全書視舊刻已佚十之三四至手訂之經籍子史與家藏之札牘文章不特今本未盡收卽舊書或未盡入也夫大冬之盛德涵納百一凝洹三泉固不必求支川細流以形容其廣大然而一勺之微皆繫乎朝宗之大源則取資不厭其多儲畜不厭其富



也若夫廣延之霜岷山之雪散積於窮崖絕巘將收之以  
補元冥之不足元冥必且哂之顧不可目是紛綬絳繚者  
非冬之餘則安能謂是銖寸索緝者非道之餘也得其餘  
以擴其全而尊所聞者愈慊服劉子之教者由此而見愛  
慕之靡盡則亦千聖百賢之所深願而越士之好學亦云  
至矣是編二十四卷成於蕞陽杜氏者半成於霞西沈氏  
者半刻竣校已再三稷辰始獲讀之霞西以屬覆校偶有  
一二字之匡助藐乎如數後凋之一枝一葉而候日至者  
測諸寸葭半黍以爲知天也敢擬而議之於編後道光二  
十九年冬至後學宗稷辰書於四賢堂



